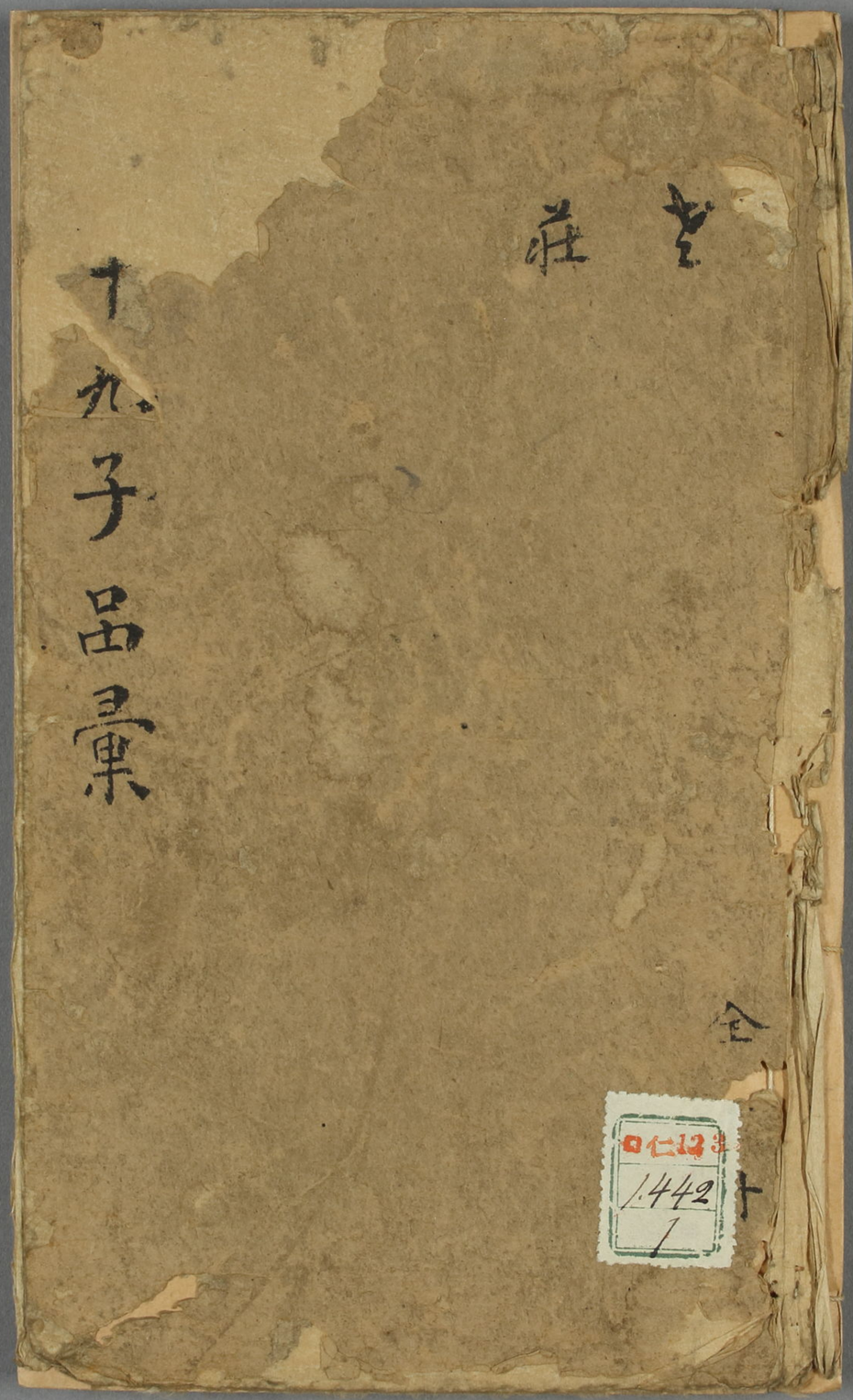
莊子品彙
仁12
1442
1

門口口13
號1449
卷1-10

題二十九子品彙序

今國家以文章覃羅海内奇杰凡
摛形管刻丹簡者皆酷好於奇巧
至於諸子之文類涉而牟髮之豈
以其流於誕失於寂與大中至正
之軌相背馳乎不知六經之道炳
如日星而諸子百家猶聖言之羽

翼故嗜奇之彥尤當研心焉益以
晚周以後西京以前如老聃莊周
列禦寇之徒有見於虛無之意而
以環瑋之辭肆於物表管商之精
悍屈宋之悲悽孫吳之權變司馬
相如楊雄之纖麗盡賈誼鼂錯司馬
遷董仲舒之邁放言雖人々殊氣

焚其藻采富潤變化縱橫殆競而
都之蔚彩麗六朝之蕃華燁々靈
光閎々玄詣真足爲聖言之祝史
慷古之司南矣握槧君子貸此爲
斆率若入上林苑中而芳翠奪目
紅紫皆春也若登瓊林武庫由樞
筦以進而燦々燀々光華炫目也

若馳騁裏游霄霓爲馳電追風瞬
息千里也第簡帙散漫無統觀覽
者不無搜索之繁通者國史涖吾
焦君青陽翁君蘭嵎朱君皆積學
浩瀚博綜今古嘗于公署之暇披
二十九子之文擇其言堪爲世資
者爲之註釋品評或紀其實或節

其文或斷其事之是非或考其言
之真贋或斷章取義或解字詮言
俾好古之士一展卷間若日麗中
天毫無翳蔽藉讀者觝掇其玄精
嚼其芳腴則吐吃盡珠璣下筆若
泉湧矣他日登文壇建旗鼓稱大
將者非此二十九子爲之先驅耶

昔孫武子論戰勢曰奇正迭相生
夫六經之訓則正也二十九子之
言則奇也主之以至正運之神奇
則聖道將藉以鼓吹而為吾儒之
利賴多矣烏得辭而闢之哉余請
廣之四方為後學標的俾崢嶸於
寰宇設施於廟廊均有藉焉故謹
序授之剞劂氏業儒者諒必合掌
而齋嘉之

皆萬曆丁酉歲孟夏月吉旦
翰林學士太史九我李廷機識

二十九子品彙目録

首卷

○老子道德經　上下篇全　首十八章

體道
安民
虛用
韜光
觧為
厭恥
顯德
無源
成象
運夷
檢欲
贊玄
歸根

淳風
還淳
益謙
苦恩
巧用
無為
偃武
微明
論德
去用
浴薄
異俗
虛無
重德
反朴
絶武
聖德
為政
淡本
同異
道化
立戎
絶欲
志知
貴生
順化
為道
淳德
三寶
玄用
偏用
洪德
鑒遠
任德
淳風
謙德
守微
復已
配天
知難

知病　愛已
任為　制惑
貪損　戒強
天道　任信
獨立
一卷
○莊子南華經　全帙
逍遥遊篇　内篇齊物論
内篇養生主　内篇人間世
二卷
○莊子
内篇德充符　内篇大宗師
内篇應帝王　外篇駢拇
外篇馬蹄　外篇胠篋
外篇在宥　外篇天地
三卷
○莊子
外篇天道　外篇天運
外篇刻意　外篇繕性
外篇秋水　至樂外篇

達生 外篇
外篇田子方 外篇山木

四卷

○莊子

外篇知北遊 雜篇庚桑楚。
雜篇則陽 雜篇外物。
雜篇讓王 雜篇盜跖
雜篇說劍 雜篇漁父。
雜篇天下

五卷

○列子冲虛經 全

天瑞篇 黃帝篇
周穆王 仲尼篇
湯問篇 力命篇
楊朱篇 說符篇

六卷

荀子

勸學篇 修身篇
不苟篇 君道篇
非十二子篇 仲尼篇

儒效
富國篇
七卷
荀子
王霸篇
臣道篇
解蔽篇
君子篇
宥坐篇
堯問篇
王制篇
榮辱篇
致仕篇
正名篇
成相篇
法行篇
八卷
○淮南子
原道訓
齊俗訓
精神訓
說林訓
九卷
○呂子春秋
本生
貴公
尊師
古樂
重已
論人
侈樂
制樂

振亂
精通
聽言
權勳
觀世
應言
愛類
真諫
分職
懷寵
當務
長攻
責因
離謂
用民
疑似
壅塞
務大

十卷

○韓非子
難言
孤憤
觀行
外儲說左上
難勢
八說
顯學
○尉繚子 鬼谷高弟隱于衡山惠王問之遺稿陳兵法廿四篇
制談
戰威
二柄
備內
內儲說上
外儲說右下
六反
五蠹

攻權
武議
○
天官
十一卷
○風子 全
○離騷經 九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九章
惜誦
哀郢
懷沙
惜往日
○漁父
守權
將理
治本
涉江
抽思
思美人
橘頌

悲回風
○天問章
九歌 東皇太一
湘君
大司命
東君
山鬼
禮魂
十二卷
○楊子法言 全
○遠遊章
○風原卜居
雲中君
湘夫人
少司命
河伯
國殤

學行篇　吾道篇
修身篇　問道篇
問神篇　神明篇
賽貝篇　五百篇
先知篇　重黎篇
淵鴛篇　君子篇
孝至篇
（墨子
尚賢　兼愛
兼愛下　貴義
魯問　公輸
十三卷
（鶡冠子
博選第一　著希第二
夜行第三　天則第四
環流第五　道端第六
近迭第七　度萬第八
王鉄第九　泰鴻第十
泰録第十一　世兵第十二
備知第十三　兵政第十四

楚人学本　黄生隠湫山以驗羽結刻国歸為子

學問第十五　世賢第十六
天權第十七　觧天第十八
武靈王第十九
○陸子　名賈以客從漢高定天下時於上前稱詩書乃令著古今興亡書云
無為　辨惑
慎微　資質
至德　懷憲
術事　輔政
明誡　思務
十四卷
○管子
牧民第一　四維
四順　七法
四傷百匿
右六親五法
形勢　修權
士經　法法
兵法　大匡
霸言　問
君臣下　小稱
四稱　修靡

九變
區言
任法
正世
內業
十五卷
○晏子
諫上
問上
祿上
明法
治國
諫下
問下
祿下
○文中子 王通字仲淹初為學悅於百經濟之志不遇退河汾教授後不應召
王道篇
事君篇
天地篇
周公篇
○韓子 漢文初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太傅
名嬰博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學士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敷詞美麗者數條
十六卷
○鬻尹子
一字篇
二柱篇
三極篇
四符篇
五鑑篇
六七篇

七釜
九藥
譚子 名峭字景升終南山隱者作化書世稱齊丘子
道化
老楓
鉛冊
藏藏
四鏡
龍虎
噦嚶
蛇雀
耳目
形影
梟雞
射虎
游雲
正一
八籌篇
天地
死生
神道
大含
猛虎
魍魎
胡夫
海漁
動靜
帝師
雅子
瓜髮
神交
術化
雲兢
用神
虛無
陰陽
硎松
散氣
琥珀

譚子德化
五帝
弓矢
黃雀
常道
太醫
刻畫
養民
譚子仁化
得一
五行
飛蛾
聰明
籠猿
感喜
讒語
恩賞

畋漁
太和
神弓
知人
歌舞
善惡
譚子食化
七奪
養馬
奢侈
犧牲
海魚
書道
蜂蟻
躑躅
巫像
絲綸
燔骨

食述
膠竿
興亡
無為
鴟鳶
譚子倫化
太平
禮道
民情
君民
戰欲
庚辛
雀鼠
王者
攝衡
食象
慳號
乳虫
御一
天牧
禮要
損益
化柄
三皇
雕籠
清淨
解惑
十七卷
○抱朴子 葛洪字稚川元帝時累召不起隱居煉丹著書
嘉遁篇
最學篇
君道篇
逸民篇
崇教篇
臣節篇

良規篇
官理
廣譬篇
貴賢篇
欽士
十八卷
劉子 名晝字孔昭北齊人傷己不遇而播遷江表其文大旨不純于聖人
精神
去情
崇學
防慾
貴韜光
論專學
時難篇
務正
傳喻篇
任能篇
用刑
辨樂
思順
貴農
從化
審名
知人
因顯
通塞
命相
適才
殞伪
慎獨
愛人民
法術
鄙名
荐賢
托附
遇不遇
妄瑕
文武

均任
貴眞
愼傑
明譙
辨施
殊好
閎武
貴速
隨時
禍福
愼言
傷讒
戒盈
大質
和性
兵術
明權
觀量
利害
貪愛
王霸
惜時
類感
激通
九流
○尹文子 出周尹氏受学於公孫龍刑名家也
大道上
適一子
仕始
疾瘝
神雜
歸故
大道下
秘奇
重師
月槎
仁理

居謫
請年
慈慕

十九卷

（子華子 程本周時晉人学通儒典五柬牲圃爽着書名籍甚

陽城胥渠問 孔子贈
北宮子仕 虎會問
晏子 晏子問黨
執中 大道
北宮意問 神氣

（孔叢子 名鮒孔子裔孫秦拜少傅因李斯焚詩焚書歸藏書壁中陳勝為山着書。

嘉言
雜訓
公儀
公孫龍
對魏王
論勢
答問

（桓子 桓寬漢元始元年為御史着鹽鉄論遂隱貝山

本議
通有

記義
居衛
抗志
儒服
陳士義
執節
連叢子下

力耕
非鞅

剌復　輕重
地廣　論功

二十卷

（鬼谷子　楚人隱鬼谷不着姓氏列仙傳曰即王詡
內品　揣篇第一
反應第二　內揵第三
抵巇第四　飛箝第五
忤合第六　揣篇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孫武子　全　作戰第二
始計第一　軍形第四
謀攻第三　軍爭第七
兵勢第五　九變第八
虛實第六　地形第十
行軍第九　火攻第十二
九地第十一
用間第十三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溫公也著書二十五條其文郁然為盛世文明之象故摘而鱻之

一子書大都取諸子所最當意諸名公所契心者
或有裨於舉業云
一子書評釋圈點兼羅歷代諸史文集刪其繁盭
掇其玄精間以俠夷解贋之
凡批如○者精神、者文采◎者眼目點應○者
關鍵主意●者點綴目者總提丶者字法一者事
之綱一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匕者一人總
截也
目錄終

一次序凡例

按老莊文章鼻祖故居首次其餘諸子聯次不甚相拘有年相近者有文類相似者或有関係於世道者讀時止以意求之就篇採賾融會貫通下笔如駕輕車就熟路王良造父為之後先矣

一評品凡例

按諸子百家各持一指精者奥妙者微者妙者流滛者輕快者不可殫述評品或繪其文字之工妙或證其意旨之異同或闡其秘奥之深遠或訂其刋刻之謬訛或取其行事之嫩美或採其垂世之謨

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諸家刻俱為下品矣

一圈點凡例

讀文者貴得意於文字之外有文若淺易而意絶精到有文宜若平正談吐有関於世教文墨有裨於詞藻如此之類不能遍舉讀者但於圈點處求之各有所指能得其意解悟便多

一訂譌凡例

按諸子書浩煩不經吾黨好事每托之以惑世毋論其立言之診即文藻不甚精采諸悉刪去之庶原書有所考俾有傳刻之誤有刪次之誤如把淮南子作文中子之類俱已訂正傳覽全書者辨之

一選文凡例

諸子家言行於世也近時士習競靡爭為畫龍宵虎以駭耳目艱奢幻冥難悟謬者滋理尤甚輯者王石並混讀者數美不分茲選特彙其不詭於正者録成一部以正士尚

一録文凡例

諸子百家旨意各異讀者亦好尚殊見尚奇幻者慕莊老喜平易者宗淮南諸家茲輯有簡編全録如老氏莊氏不去一字如淮南韓子原非一家有

去有留少憑臆見以備觀覽

一史記凡例

按史記依倣陵氏評林纂品題明白條次不紊俱成一家言讀者認此不病於謬訛不艱於意旨

一後輯凡例

按西京以後諸子俱各粹美如驪珠美玉讀者賞心不厭其裨益世教補助詞藻者尚多另有輯次各為一編以備吾黨採擇焉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首卷

翰林三狀元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老子

體道

陳象古曰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迹后世蓋非退於道宜而獨於已者故其發言之始以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

道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可道非常道常道當以無為養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夫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世之名有自然常生之名可名非常名常之未分明殊在蚌昭昭外如頑愚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布化出于虛無為天地本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有定位陰陽有剛

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李息齋曰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千妙下可以通千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脩身則身安其言常通于是三者此其所以

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之知混沌無有知也无有欲也縱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无為矣

徼玅玄通深不可識者欤

養身

同出而異名謂有欲無欲同出者同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玅之門玄天也有生之初受炁于天玄之又玄者天賢聖得錯亂則生貪逐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厚薄除情太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户也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不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而治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故無為萬有之物作而不辭不受謝而逆上生而不有言元氣生萬物而不有其功為而不

安民

恃以道之所施為功成事就退位結句剖玅有味是以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化盈于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居其意只在于功成而不亂明之也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故聖人治國與治身除嗜欲去亂煩懷道抱一以守而神和柔謙遜堅強筋骨使民不識不知反朴守淳不敢動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上為清淨無為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無不治

杜原堅曰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

薛君采曰後世學者不得為蜀句句姓之言而遂疑其有上帝斯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此則多窮數言之一驗老子蓋預知

無源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冲中也道匿名藏譽其中常謙虛而不淵

文辭簡妙高古

淵乎似萬物之宗如淵之深為萬物之祖宗

挫其銳解其紛挫其銳進釋其紛結俾道之自然

和其光同其塵湛分似或存韜吾光明混彼清濁同其塵垢不自殊別此心湛然安靜長存不亡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自謂道乃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前至今在者以其能安靜湛然無欲使人知修身法道所謂冲虛也

虛用

意平而辭怪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其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

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視之亦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礼意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天地空虛和氣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動而摧而淫之益出聲不事多言德在中養育精神

成象

谷神不死谷養也神謂五藏之神人能養其神氣則長生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于人為鼻牝地也于人為口夫五氣從鼻歸五藏出入於口鼻呼吸動靜自綿綿不絕故曰天地根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得長且久者以其安靜不施不能報故能長生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己薄己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故身常存以其心無私即故能成其私也

運夷

李道純曰老氏之旨知此而未之思者以為著老之徒率畏此而求長生豈不惑哉

李道純曰日中則盈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離兒痴為唯知下並有字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此章損之又損）盈滿也已止也持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也先揣之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滿堂反為身崇莫能常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忽是自取禍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立而退身避位乃天道之常警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盛則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改易也

能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魄者人載魄魄之上浮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則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尽至道不亂魄安神寿延年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專守精氣乃使之不乱則形体柔順能如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內無思慮外無情慾洗心澄慮居玄冥之處覽知方事俾無疵病）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明不見听之不聞無有能知）天門開闔能無雌（天門開闔明白洞達視之）明白四達能無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生以養之畜以成之為主宰之功是謂之玄妙之德）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呼吸精神散亡故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足則行傷身）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腹目二句借虫老氏復知不易）去彼取此（聖人守五性氣養神明去彼目之妄視而取此腹之養性）

厭恥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人之一身寵辱係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所以有大患

故

黃道開曰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又先曰視猶氏六根眼辱色君首皆此意也

李息齋曰先貴之累皆緣有身而生故因達磨之若身逐及無身之說莊子曰絵其所

不忌而不恣其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可忌是之謂誠合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遇禍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寄於天之亦明此意而孔子無我理與是同

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於天下人君貴為天下主者托身萬民之上猶以天下為有患霪富不敢驕處貴不敢驕雖在帝位常知臨深履危則身不亡国無患矣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無形色不可得視而見之聽之不聞名曰希無声曰希言無声音不可得听而聞之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体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在天上不皦皦光明也其下不昧在天下不昧不明也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之名者不可以聲色形名之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欲無形狀為萬物作形狀無物質能為萬物設形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悦惚若存若亡不可得而見無端末形影無是名知道紀綱

顯德

古之善為士者謂得道之君微妙玄通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深不可識道德深遠不可識知收視若肓反聽若聾莫知所長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謂下句也今若冬涉川舉事輒加重慎與心猶難之也猶今若畏四隣其進退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隣之也儼今其若客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渙今若冰之將釋渙者釋消亡除情欲以空虛敦今其若朴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而外無文彩也曠今其若谷曠者廣大谷者空虛言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渾今其若濁渾者不辛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因而靜之徐徐自清也孰能安以久動

陳象古曰士者事道之名微而玄妙而通有此道而退藏于密之者性本之內故無心可見當時為士者異于此矣

王純甫曰此篇句句有序以至于成之而若敬則盡之矣

杜道堅曰老子曰知常曰明處世之人止知昼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昼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性如故是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无怖　龜山曰私意未盡然后可以慮世老子曰公乃王

之徐生　誰能安靜以久徐以長生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成夫惟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歸根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　芸芸者葉盛貌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　漫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知命曰明　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謂明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道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　知常容

淳風

容乃公　无所不包各則公正無私公乃王　公則至正無私可以下王正乃天　能正德合神明天乃道　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道乃久　與道今同沒身不殆　能公能天通能長通也沒身不殆遠無殃無咎乃通天地俱沒不危殆

大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太古无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　其次親之譽之　其德可見恩惠可譽故親愛而荅之　其次畏之侮之　禁妄令煩刑法以治之故欺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　君信不足于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猶兮其貴言　說太上之君奉事猶貴重于言恐離道失自然功成事遂　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我自當然也

俗薄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智慧出有大偽　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偽大為奸詐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敎養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攻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权乃有忠臣匡正其君

李宏甫曰有聖斯有愚之循環無已也

李道純曰見素抱朴聖智仁義之精也焉用文之盖老子絶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此李者但知其絶而弃之恨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還淳

絶聖絶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棄智慧脩公之見恩惠我之尚棄信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絶巧棄利絶巧詐僞絶仁棄義絶仁之見恩惠我之尚棄信民復孝慈德化淳也絶巧棄利絶巧詐僞絶義之于彼正欲其屬之于此李者但知其絶而弃之恨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董思靖曰唯呵同世于声善惡同出于為唯人大观本实非異正如賊寇亡羊之說也此故太上忘情是非俱泯視者之所為太李者亦雖于善惡不可名處著眼始浮

文不足文不足以一民也以為文不足以為文不足以一民也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見素者當抱朴以示下欲可淡則也

異俗

絶學絶李不真不合道文無憂除浮華則無憂患也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同為應對何疾時賤貧而貴文善之與惡相去何若善者和善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正直用和佞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或言世俗人荒乱欲進李為文未央止也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飢思太平之具意无足時也如春登臺春陽感動登萬物感動登臺观之意无足時也我獨怕兮其未兆我独怕然安靜未有所欲之形非情如嬰兒之未孩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兮若無所歸無所歸就衆人皆有餘衆人皆有餘財以為奢餘而我獨若遺我独如遺棄不足也我愚人之心也哉不與俗人相隨守而不移如愚人之心也沌沌兮无所分別俗人昭昭明且達也我獨若昏如闇昧也俗人察察察察急疾也我獨悶悶悶悶無所割截忽兮若海我独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飂兮若無所止我独漂漂若飛若揚无志意在神域也衆人皆有以為也而我獨頑似鄙不速也我獨異於人我独異于人也而貴食母食母道也

虛心

孔德之容 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讒毕也 唯道是從 道惟恍忽無形往來而无有所定也 忽兮恍兮其中有像 道惟恍忽其中有一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道惟窈冥無形經營王化因氣立質之中独為萬物之精 精甚真 言存精氣其妙有精盖由氣化有道之名人得道以有生故也物不可以離道焉能不為道之從

李息齋曰夫一之能多也佐少之能得救之能新窪之盈枉之歸之也

益謙

曲則全 曲已從衆不自專則全其身也 枉則直 枉屈已而伸人之謙下 窪則盈 地窪下以受流之人自得直也 蔽則新 自受弊薄后已先人天下自新也 少則得 自受取少則得多也 多則惑 貪多者惑於所聞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不自見故明 聖人不以目視萬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 不自是故彰 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于世 不自伐故有功 伐矜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矜其美故有功于天下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長久而不危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此起前面一句作反結正言非不爭也實全其道躰歸之虛妄也 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言曲從則全身而无有傷害也 誠全而歸之 誠實也實全其道躰歸之於父母而无有傷害也

虛無

希言自然 希言者是受言也受言者自然之道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雨也 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 故從事於道者 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 道者同於道 道者謂好道人也同

於道之人全也是祐謙神到行遠流之理明託虛而聖人之所以法式也聖人守一為天下法式事故能為天下式也惜乎其不知也

不能久天地不神今尚飄風驟雨尚不能使終朝至暴何況人欲為暴乎不終于朝暮也

跂進也謂貪权榮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

于道謂與道同也 德者同於德 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謂與德同也 失者同於失 失謂失之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者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不足焉 君信不足于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 有不信焉 此言物類相歸同声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恩

跂者不立 跨者不行言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 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不長 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 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国之道不過歠餘緑食為貪行 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也 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国也

重德

万乘之一為王至老至尊而以其身輕、躁乎則失威治身是疾時王奢恣輕慠也

重為輕根 人君不重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如木之根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 靜為躁君 不靜則失其君位治身輕淫則失其精神也 躁則失臣 王者輕淫則失其臣躁則失其精神也

李宏甫曰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圣人以知常之明而收之下所同然之際耳

巧用

善行無轍迹 善以通開情欲守精神者開 善計不用筹策 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 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 善以道結事者乃可不如門户有関楗可得開索可得解也不縄結其心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 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 故無棄人 使貴賤各得其所也 常善救物 聖人時以救萬物之殘傷 故無棄物 聖人不賤吝而

杜道堅曰此章
變文叶韻反覆
吟詠亦與詩体
相類

貴玉視之如故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謂張明大道也故善人者善人之資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獨无輔也不愛其資无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要妙道也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溪谿則德常在不復離于已復歸於嬰兒嬰兒常復歸志于嚶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式以默丶如黮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人能為天下法式則長生久壽歸身於无窮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朴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于已矣當樸散則為器方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復歸其身為質朴而不當復為文飾

若道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割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無為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已淫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性執者失之強執敛之人則失其情实生于詐偽也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不必行之也或呴陳象古曰充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貌丶予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若凡此者真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呴温也吹寒也有所温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墮載安定也墮不可以有為治国與治身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結淨旨奇絶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其事事好還自責不怨于人也師之

載贊曰兵可佳而佳佗人不可殺而殺故不樂殺人者而后可以言兵

所處荊棘生焉農士廢壞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善兵者當果敢取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驕驕矜也果敢而勿以驕矜也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已不休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而強大之名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而勿自矜伐也果而勿騎騎矜也果敢而勿以為強兵也果而不得已誠不當迫於不得已果而勿強謂果敢堅甲而侵人也物壯則老是謂不道謂枯老者坐不行其道也不道早已不行其道者早死而已

偃武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雖用兵得勝亦不以為美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衆大祖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也不善人之器也不當修飾之

恬惔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物

始制有名

吉事尚左左陽位也凶事尚右陰道殺也偏將軍居左偏將軍卑而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上將軍居右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言以喪禮處之上將軍居右喪礼尚右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傷已德薄不能以道化人而害無辜之民戰勝以喪禮處之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礼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遺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也而知後世用兵哀痛之

聖德

道常無名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無形天下不使而臣使道者也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已也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即下甘露善瑞也民莫之令而自均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名亦既有既盡也有名之物尽有情欲叛道離德故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薛君采曰此圣人奪心制情之道也古之解者不使其循共本多以孫卿惠之之言說雜之哉詩禮之所以發家也

身毀辱也夫亦將知止人能去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知止所以不殆天知之則神靈祐助不復危殆警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也何以異哉

微明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侈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先強大之者欲使其驕危將欲奪之必固與之。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強。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魚不可脫於淵。魚脫于淵謂去剛恃柔不可復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權道也治国事之臣也治身道者

為政

朱謀瑋老論曰道虛者法自然而為化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動于己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揖化之也天下將自定。能如是者則天下將自正定也

論德

道常無為。道以无為為常也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動于己也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故當以清淨揖化之也天下將自定。能如是者則天下將自正定也

李宏甫曰無為也而亦無不為也是謂上德帝是也其次雖為之而實无為是謂上仁先之仁如天是也又其次不能為之而且有又為之心是上義也雖名號也

論德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食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上德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令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其德可見其功可循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也上德無為。謂法

上德不德。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食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上德不德也是以有德。言其德合于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下德不失德。下德謂號令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其德可見其功可循也是以無德。以有名號及其身也上德無為。謂法

道安靜無所政為也而無以為。言无以名號為下德為之。言為教令施政事也而有以為。言以

仁為之。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為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而無以為。功成事令

禹以下至人是也

無以執為上義為之為義以斷割也而有以為動作以為正役人以成域賦下以自奉也上禮為之謂上禮之君其礼無上故言上礼為之者言為礼制度序威儀也而莫之應言礼華盛實衰雜道不可應也則攘臂而仍之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故失道而後德言道衰而德化生也失德而後仁言德衰而仁愛見也失仁而後義言仁衰而分義明也失義而後禮言義衰則施惜世之辭禮聘行玉帛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禮者賤質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和乱日以生前識者道之華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浮道之華而愚之始也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去彼取此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法本

昔之得一者昔注也一無為道之子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致誠也謂下五事也天無以清將恐裂裂分裂也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洩也神無以靈將恐歇謂虛歇也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謂顛蹶失位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独不穀喻不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此非以賤為本耶不欲碌碌如玉珞珞如石碌碌喻多也玉少故見其貴石多故見其賤此言已不欲如玉為人之所貴止欲如石以為人之所賤而審處其中也

去用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也天下之物生於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于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

與庶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高者又墜下其基也貴者又墜下其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

李宏甫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

紫溪云反者動之祖則又歸也是其反也正以其動也非動无也

俞飛鵬曰動皆從道而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此言本勝于華弱勝于強謙虛盈滿也

焦弱侯曰上士者悟洩寂寞查无卜為者也勤于此則勤行之至而实无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際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無聞非至美也士之下者其所見亦非至善也中士所聞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貪狼多欲見道質朴謂之恐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之至而实无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際解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君平曰中士無聞非至美也士之下者其所見亦非至善也中士所聞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故建言有之建設也設言以明道如下句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明道之人闇昧無所見進道者若退不及人精気且成就之也夷平也大道之人乃不自別殊見類也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兼隅也

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之也

道化

道生一一生二一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冲虛空和柔以教去強梁為剛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弱為強去柔為剛我亦教之言我亦教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教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徧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无所不通也無有入無間無有謂道也道无形質故能出入无間通神群生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国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天下希及之

呂吉甫曰古之制名以其所惡為王公稱者欲其貴而不恣賤高而不恣下抱而知所反以不失乎冲一之和而已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蒲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也

李息齋曰名不親于身禍不償其亡而世人每貪于名溺于貨猶于得者由其无所見

立戎

名與身孰親。名遂則身退也身與貨孰多。財多則害身也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則福祿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国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人能知足則福祿在已治身者神不勞治国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洪德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无弊盡時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其用心若是則无窮盡時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

大直若詘。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言能清靜則為天下所表正也

儉欲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為學日益。孝謂政教礼樂之文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即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由内以觀外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内知外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也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志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貴不能禁止也強行者有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各莫大於欲得。欲得物利是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常足者無欲心既前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不失其所者久。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

死而不亡者壽。

為學日益。客謂政教礼樂之文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即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由内以觀外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内知外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也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志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貴不能禁止也強行者有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各莫大於欲得。欲得物利是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常足者無欲心既前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不失其所者久。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

死而不亡者壽。

為學日益。客謂政教礼樂之文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即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又損之所以漸去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由内以觀外所觀益遠所知益少也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内知外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也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志知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貴不能禁止也強行者有志。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

不失其所者久。各莫大於欲得。欲得物利是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常足者無欲心既前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不失其所者久。咎莫大於欲得。禍莫大於不知足。

死而不亡者壽。

孔子曰多開極以至括淡如死所造為情欲斯絕憲其善者而從之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前一日知道頗視万物死一非妄会妄以求復性是謂之愎

足以治天下也

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取治也治天下常以無事不當勞煩民及其好有事則政敝煩民不安故不足

任德

李息斎曰仁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盖心之為物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无遠不至而达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眞誰問之所以謂之賊者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德善 吾

德信 吾 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故謂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吾 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故謂之德信

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 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用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未子長養之不責望其報也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貴生

出生入死 出生謂情欲出于內視靜故生入死謂情欲入于胸隱精神勞惑故死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生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関也其生也目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乱施民之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違道忤天妄行失紀也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 善養生者警如履平地兕虎不能侵害雖入軍中兵甲自无傷損以兕虎兕之威兵刃之凶无從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荣護惡物不敢害也夫生生之厚之扒有竅竗虎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趋然而脫離也入則迷而自汨欲也天有十二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至也十二以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元人之生死皆厚于一;者幾也即其幾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與萬物同尽也

李息齋曰我以正治人由之上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无事取天下由天之本无事也九我之德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焦弱侯曰聖人示以无為示以好靜示以无事示以无欲天下名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厚流光風也民犹草也草上之風又偃

淳風

句是各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此者今也以今所見知天下人主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无事取天下由天之本无事也九我之德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焦弱侯曰聖人示以无為示以好靜示以无事示以无欲天下名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厚流光風也民犹草也草上之風又偃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

民多利國家滋昏利器者權道也人善便利之用則民皆犯上下不能安業故貧

民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昧昧似若不明其政敦寬而民醇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悶悶昧昧似若不明其政敦寬而民醇

其業故富我去華餘而民為實朴故天下自治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以割截圣人廉靖而歙不雖直曲已後人不自耀者惑民

福兮福之所倚福兮福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人君不正其身正其无国也

謙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下流者自處于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牡陰類也陽類也陰之勝陽者以其安靜緑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小能抱謙畜人則无過矣天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国以下大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

正耶豈有正者有正下者所謂正正者正正者无正是也夫唯无正故能趨乎古凶之表而无禍无福以知其極也

○謂悶悶者不作聰明也察察者煩碎也醇醇者相樂也缺缺者不足也此亦有心則為害无心則自治之意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人君不正其身正其无国也

正復為奇善復為妖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

人之迷其日固久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以割截圣人廉靖而歙不雖直曲已後人不自耀者惑民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昧昧似若不明其政敦寬而民醇

謙德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

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国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國之意不過欲鑷刺求入于人則兩者皆得其欲矣然則知道之大者必以謙下為宜矣

為道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无所不容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身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所保倚者道美言可以市市人之相與亦利交也亦能為幷美言以相悅尊行可以加人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惟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拱璧以先駟馬辭厚礼求賚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謙以求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守微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于事廢于自然有為于義反于仁有為于色廢于精神執利遇害執迷失道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盛故無衰敗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民之為事常於幾成而敗慎終如始則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慎終如始聖人有德以順萬物之自然而無為也無為故無敗也無執故無失也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性其如此於事上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后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也

淳德

道本在我為人田已由人乎哉求則得之矣故曰不知坐進此道

呂吉甫曰聖人所謂无為無執者故未至于輕忒都忘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

李息齋曰夫所
所道者不在耳
目声色之間而
世人目視非色
耳听非声為声
色之所蔽而
不知見聞豈知
有出于声色之
外古今愚告人
曰尔之見聞豈
知皆非真也則
人孰不怪且笑
哉
蘇味道曰圣人
非欺上人非欺
先人蓋下之后
之其適不得不
上且先耳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
民愈世人目視非色耳听非声為声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
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国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
知智之為賊不知之為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
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歓益已玄德歓為人惟其與萬物異故能至大順
與物反矣乃至于大順
理順天理也

復已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故衆流帰之若民歸就王故能
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
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上為重以尊貴處下故民戴而不重聖人在民前必不以光明蔽后民視之若父母先有歓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推戴也戴之而不厭此聖人不與人爭先后故天下不與之爭而樂于戴推也

三寶　道

天下皆為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老子言天下為我德大則佯愚似不肖唯独也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肖差也謂辨惠也若大办惠之人自高自貴行察其細也言辨惠者乃小人非長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天子仁慈以愛民故民動于忠孝天子身節儉故民日用廣不為天下首先故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
能為道人之長成器長乃得道之人
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舍慈為秦侵舍后已為楚動入死地
尚武勇舍儉約而為人先所行如此則

此即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此言人君重此三宝則安
此言失此三寶三危
此言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而為人先所行如此則

意故戰勝而衛堅

李息齋曰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田其不爭訟怒也善以道勝敵者不服也善用人自輔佐者恒為人執謙下凡所應物者不滔已也

將救之以慈衛之 天將救助聖人必以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配天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之下 言貴武之士不好武力善以道戰者禁和於未形絶禍于未萌無所爭田其不爭訟怒也善以道勝敵者說近以仁柔遠以德不与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輔佐者恒為人執謙下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不爭之德言不與人爭之道德用人之力用人臣之力配天言能此者德與天合又古之至極要道也

玄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主先也客者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開門守城為退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彼雖不道欲行扰也雖欲大怒若无臂可攘也雖欲坐扰之若無兵刃可執用也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寶身珍仁之主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 老子言我所言有祖宗根本事有君臣天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无德也

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 知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眇故無知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惟聖人是我德而不我知希少也知我者少則在我者貴重矣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

知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

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天惟能病病若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聖人无此強知之病者以其

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惟人愛下世人不知者貪弱好剛不能知不能行也此言人不我知我以人知無人故可以自尊貴

常若衆人有此病 是以不病 以病非人也故不自病

愛己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托空虛喜清淨也 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厭惟聖人能養之故言精神不可煩耗自用之人厭精神不可精愛神故以聖人終之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自知己之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任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勇敢有為即殺身也勇於不敢有為即活其身此兩者或利或害 而者敢勇不敢活身為利殺身為害此皆天之所惡人雖能知天意孰知其故

之故而不犯此利害 是以聖人猶誰之言聖人之明德尤難于勇敢況无聖人之德而敢行之乎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天不言而萬物自動以應時天不令召而萬物皆須明而向明繹覽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脩善行惡各蒙其報天所網羅恢大雖疎處伺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治国者刑罰酷而民不聊生民尚為惡而不知畏人君奈何不尚教化徒設刑威以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若使民知畏死吾以道化民乃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常有司殺者 司殺謂天尚司察也 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天道至明司殺者常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無功而無過也人君行刑罰而猶拙人代大匠斲有不自傷者

老子傷時王不先以道德化民而徒尚刑罰故有此言

貪損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後是以民皆化上

李純甫曰无以生為者夫干貴生即吾无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歸其里于此耳

為貪叛道遺德故飢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惰偽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人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故輕入死地

論三十以未一上作結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于貴生夫唯無以生為務者爵禄不干於意財利不入于身天子不得臣諸侯則賢于貴生也

戒強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故生其上木強大枝葉強大處下柔弱

此重在戒人不可恃強而章本用兵皆借以例人也

昊希声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六位而成章上下盖張弓之象也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損爵禄以奉天下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能行也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為而不恃施德而不恃其報也功成不處事就不處其位也不欲見夫不欲使人知己之美也

焦弱侯曰正言而言曰受国之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也圓中則圓

垢与不祥故曰正言若反汤武之言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国之垢与不祥而受之者也

吕吉甫曰三代以来至于周衰其文弊也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言救之以质以反太古之治

方中則方摧之則止決之則行故柔弱莫過于水而能壞堅強水而成功故攻堅強者无以易于水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恥謙平好強梁故莫能行故聖人云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君能引过自責代民受不祥之咎則可以王有天下正言若反此乃正直之言是人不知以為反言

獨立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什伯貴賤不相犯器謂農人之器不用者不徵召以奪農時使民各得其所重死遠徙不作煩華不出游衍故不乘舟車無怨惡于天下故不用甲兵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以用之不貪生而不遠迁徙移其常處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

美其惡衣不貴五色安其素淡不好文飾之俗不轉移也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欲無情也

翰林三狀元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嶼　朱之蕃　圈點

南華經

逍遥游篇　莊子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夫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宙宇無足以踰其大者此篇首以鵬鯤寓言北冥云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有乘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陲故曰怒云云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不語時

孫大授曰人又大其心而后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遥游謂心与天游也

郭子玄曰莊子之意在乎逍遥遊放無為故極大小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会

歸而遺其所寄也

林希逸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之爭若知天地有如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

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于南溟溟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齊諧（書名作証）　扶搖（風名）

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正之四月也於后天為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此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意不相蒙而雜于解說耳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野馬（揶揄九萬里之大空景象如）　塵埃也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

此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如塵埃也皆生物之以息相吹之氣而動者如大鵬如野馬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唯此氣機吹噓鼓舞乘以出入南冥耳知其然而然皆到不分）

上云吹息二字頗奇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客）　（著地也）　（堂坳堂之四處傾杯水於堂坳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謂黏著於地而不能動以喻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翮于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吹乎而後乃今必浮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可以圖南

蜩音條與鸒音鴽學鳩笑之曰我決音訣起而飛搶音鎗榆音俞枋音方時則不

（蜩蟬也南徙也圖謀也南冥也）

明摸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此一氣際天蟠地絪縕交密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而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

（戲評）

陸西星曰首段意在乞積之厚然后有大運用若人平日於學問上不曾窮其力真見得自己有許高明廣大者在便欲勁入寰空宇宙出有礙如何去寻

焦竑評統小大者矣小矣大者矣

也苟有乎小大則魚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黑物耳齊死生者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太椿之與蟪姑彭祖之與朝菌跨於短折耳故遊于無小無大若無窮者也宜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明說小夫沾沾自喜至而空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此喻小大之見蜩小蟬也鸒鳩李飛之小鳴也決起疾飛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果飽貌控地投于地也摶團也槐寫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魚他能亦無他頓也蜩鳩蓋井蛙醯鷄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說喻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腹一望可見者也三餐夕飯也言適百里者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其積當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榆枋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責厚而所到者遠哉聚糧意是自風積字面上換來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音俊生朝死晦朔之異也夏生秋死春生夏死晦朔之異也窘音悉不知晦朔蟪蛄音姑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朝菌蕈芝也朝榮而夕萃故不知有晦朔蟪蛄粘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知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于造物者如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年壽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衆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鄙也歟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者也

又撰出易陳作証

孫大授曰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齊契事異詞而語有變化是他文字妙處

唐荊川曰鵬鵬

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之圖南斥鴳之
譬猶小大不同
故曰此小大之
辨也

焦弱侯曰小大
之辨結上意生
下句知效一官
以下言言大小
之辨

支遁林曰夫逍
遥者明至人之
心也莊生建言
大道而寄指鵬
鴳鵬以營生之
路暟故失適于
体外鴳以在近
而吠蠛有矜彼
子心內至人乘
天正而高四遊
無窮于放浪物
而不物于物

此小大之辨也（結上生下）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之（此下又說正意）去地
（王意在此）
（迴旋）
（王意在此）
（迴旋）
（王意在此）
（迴旋）

譬喻作結不說破

陸西星曰此段方形答神人之大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去聲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惶惑貌潛伏之狀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去休不必未訪我也庖與尸祝皆人烹割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其業不同我不能舍我所樂以代汝亦猶尸祝不肯逾越去

而無隱曰山以自身貌射言其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去聲往而不反吾驚

滿耐神人即身中之至灵者人能求之齒耐之中而得其至灵者則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御龍時于四海之外非遐論也或者未之遽乎

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音泰有逕庭去聲不近人情焉連叔曰

其言謂何哉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

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

神凝使物不疵癘音厲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連叔曰

然瞽者無以與同乎文章之觀去聲聾者無以與上去聲乎鐘鼓之聲

豈惟形骸有聾瞽哉夫音扶技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汝也之

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音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事處子言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蘳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

人也之德也

雲神人之次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者蘳求也亂治也弊匕鬯勞逸其神以天下為事言堯舜有為而神人則為堯舜之上又有此等神人也

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

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音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

事處子言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蘳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

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冥無故乘雲氣御飛龍而乎四海之

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氣

薰蒸物無疵疠而年谷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誣之故

連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聾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

故曰猶時汝也之人也宜

而甄陶之所謂我元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

而民自正者故曰旁疠萬物以為一世蘳祈乎亂之言治也神人无心于治达而一世自来求治于神人是

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夫

弼侯曰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也孰肯

以天下為事哉若堯舜之人也惟以神用且不以形用故一切

外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土而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參同
神德之妙有如此者不弱不焦非道德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
契云入水不濡跨大不焦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粃糠猶將
陶鑄堯舜夫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
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扎陶鑄堯舜謂堯舜
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陶舜語矣
德者自合如此捉定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
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音窈然喪
其天下焉訂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
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
之歸於汾水之陽
窅然而喪其天下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
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普口切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非不呺呼蕭聲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音平澼音僻絖音曠
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稅吳王越有
難去聲吳王使之將去聲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
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
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
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自舉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
大貌猶廓落也吁然虛大之貌掊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
澤手不文理龜坼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故
不龜世以為榮慮以為樽繫腰則兔沉溺也蓬高之見言短小也
者以大樽繫腰則兔沉溺也蓬之心謂蓬高之見言短小也

孫大授曰上說神人已是之極了又恐人疑此

絕宋鄙陋故將貽滿而掊之莊子所用之伏設大瓠大樽二喻言是大也用之涉險可以利濟置之曠閑可以全生蓋君子之事无入不自得者此所以為逍遙也

孫長星曰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智不如大智末二句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貪謂其言大而无用故篇末言此廣大齊物之理

雖如是曰此篇以逍遥名而終篇實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鯤鵬蜩鳩鳩斥其所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惠子之化不同故其所言人能曰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為逍遥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厭鳩斥蜩于鵬鵬哉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處平聲其大本擁腫而不中去聲繩墨其小枝卷音拳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上聲也莊子曰子猶不見狸狌音生乎此

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闢死於罔罟音古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夭去聲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楻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盤結輪囷也狸狌狐屬機辟掩取禽獸之機鑑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干禍斄牛牝牛也斄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況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斷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無何有之鄉應莫之野寂寞虛無之處以逍遥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自合歸本鄉處蔭休影足以自樂且無斤斧之忠故曰不大斤斧物無害者雖機黠者雖有用而無害間曠者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及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貪謂其言大而无用故篇末言此廣大齊物之理雖如是曰此篇以逍遥名而終篇實串只一化字第一段言鯤鵬蜩鳩鳩斥其所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第二段言惠子之化不同故其所言人能曰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為逍遥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強同厭鳩斥蜩于鵬鵬哉

南言此箇廣大學問然有用處但汝合下本体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這箇廣大逍遥原汝合下本体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

風光天衢言鳶飛自能飛詞海淵淵魚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体不能如此形容若會詩此便解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剛毅任道重遠皆是這箇并子首篇以逍遥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于无迹而后已惟大故能逍遥也

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言扶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放以三籟起教推本声气所出之原而歸極于天籟之籟窅

內篇齊物論

南郭子綦音其隱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塔焉似喪去聲下同其耦

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隱几憑几也嗒然解体之貌喪即喪我謂忘也蓋形與神為耦忘其形如槁木死生氣也心與死灰無知也耦也形如槁木死生氣也心與死灰無畑烟也皆容然喪耦之情狀昔前者也子游言前者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軀殼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迫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無己生来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啟教推本声气所出之原而歸極于此

女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言扶也夫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起教推本声气所出之原而歸極于天籟籟管

王荊石曰看他文字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木形声筆端如盈千古槁文宰有如其妙者呂吉甫云莊子欲形容物命之無情却從天地間浔其允死根者曰風知風之所起与其所從受則不齐者齐矣

也此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方不同正以暗喻物論之不齐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噫气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声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浔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只是形容風字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气（而用意音迷自亟字筆力）其名為風是惟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胡刀前后独不聞后曰独不見沉沒二字之關鎖反）而獨不聞之翏翏（六收反）乎山林之畏佳（音崔）大木百圍之竅穴（以上木竅）似鼻似口（以上風声）似耳似枅（音肩）似圈（起权反）似臼似洼（於花反）者似污者（激音急）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豪）者宎（音杳）者咬（音狡）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愚）泠（音零）風則小和（去聲下同飄）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一聞）

三籟便要討個道理故曰請問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將暢而有意氣者發之長風聲也果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穴有兩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者有孔方而似枅者有孔圜深而似圈者有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出而声急若前去之声叱者出而声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謞者下而聲濁宎者深而聲疾簡文云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声氣先後相和之變悲泠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竅為之一虛不浚如許作聲調調之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

陳說道曰吹萬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竅則比（毗至反）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夫吹字使字皆屬造物）

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声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已出者皆取諸已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非竅也今人若謂聲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於風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又奚知此則声氣所出之原不歸天而謂尽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個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浔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陸西星曰文之摸寫人心許多變態与上風木同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点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上秀来此老構思之精微與文字之変化自有別糅天巧非人可及

唐荆川曰此一是有物之后人歎横流諸般膠擾是非之所由起

大知閒閒小知閒閒音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音占其昧也魂交其爭也音敎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如緘古咸反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机于喪我故常閒閒者従容暇豫之意孟子亦言智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閒閒乎小智則日以心鬪故常閒閒而不知此但小人之智耳至于祭而為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斉前後也其味也魂交其爭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間寐則魄與魂交而為夢竟則魄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営構之心生焉大智之人不生意故能静而応常応恒静而其心與物相鬪不能已已是故有緘者簣者窓者小恐皆大恐者守勝者千変萬態終身役役而不知其所歸縵縵者心慢為賢儒恣縱柔悪人也害者潜机不露深不可測險人也窓者分銖較画筭無遺策細入也小恐慴慴心事不寧大恐縵縵緩散自失訟之肇意在中人尋其肯綮快若机括司是非者主人也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已見山石不移如雷詛盟誓不敢動拗人也小知之人心鬪若此但見人歎日前天理日消消息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囘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反也謂其溺而不反也此等机心經歷愈久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洫老洫之人其厭如緘厭如大夢厭然之意緘閉藏也故曰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囘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以

焦弱侯曰喜怒哀樂人之情也憂患百出有喜者怒者哀者樂者慮者嘆者變者熠者姚者佚者啓態者樂出虛蒸成菌

喜怒哀樂音洛慮嘆變慹音皆姚音遙佚音佚啓態奴載反樂出虛蒸成菌

其發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

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

者受悲者姚佚 性情上認取真宰統衆竅之役天籟未也
者啓悲者 通
上一等人皆有
如此情狀出也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
憑姚央庠也嘆嗟嘆也變者反復不定之意懇者愛疑不動之
貌姚佚也啟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
實不自由如梁之出虛而佚作乍止如燕之戒菌而倏生倏
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
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
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情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
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
自成故曰非彼無我彼不能以自見譬
之風離下竅終不成響故曰非我無所取之是領受之意如
此而論造化不離已身似亦近矣其於不得不得其朕此作一句看朕
知其所為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不得其朕即不知其所萌也又欲求得其朕除非是
朕兆也不得其朕即不見其形故無朕可得終屬朦
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之亦信之故
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故無朕可得終屬朦
朧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
不得其朕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東膠青炔是有不
見其形足為
此篇之斷案

百骸九竅六藏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第相為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賅音該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
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第相為
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寓言剡右曰此節
注形骸上認取
真君真宰真君
即衆竅之天籟
后帝之天倪也

如求得其情
与不得無益
損乎其真

命門而六藏皆人身中親厚者誰與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然亦問辭
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乎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迭相為君臣乎不迭相為君臣乎其亦有真君存焉亦
治乎其迭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亦
問辭如此反覆徵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目視
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耒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皆為
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役足足亦有時而
役手耳有時而役耳有似迭為君臣其果
若是乎抑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迭相為
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
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
他具要求得其情情即文上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有
此者與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可以求得而有
不以得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林希逸云知者守知以待終愚者抱愚以至死迭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怒其所行莫能自反此眾人所悲著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哉然則終身役役而實無所哀也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如字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音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持置他安穩之處却將他與外物相自愛惜如人不恤精神盡力馳走莫辨相靡于順逆之塲不自知之能止者所謂彈金珠而七鳥被衰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悲終身役役其所為者皆幻妄不常之者耶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役自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事成甚功蔪然疲神勞役自慕而不知省直是芒人縱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浔壯從壯浔衰從衰浔白從白浔老其形化矣賴有箇不亡待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浔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却迷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君也且人之生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无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大而不知其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之語孟子上亦有之

李士表曰儒者以成心為師釋氏以成心為所此謂成心者則天然自有曰是曰非之心和之以天倪和此也休之以天均休此也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音預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若能

認浔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奚又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構日以心鬪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奕為自然之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適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謂昔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纔適越之人又平日已曾到其境土者亦復如是此悉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之心而有是非之若亦復如是此等之人是謂以无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能以無有為有者也

陳詳道曰言雖非風吹之吹而其理实与衆竅无異

戈道林云此章才露出是非字齊物者齊其儒墨之是非也

猷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方物禹便不猷知了此理也這箇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本無所見強作解事吾獨且柰何哉

夫音扶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音耶下同其未嘗有言耶以為異於鷇音冠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言非吹也

又度上吹字下来夫言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此於吹只為有未成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鷇任天之任猶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以為異於鷇音者其亦有說乎哉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亦聲氣何以不此於吹只為有未成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鷇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固與鷇等耳與鷇等則與吹等與吹等默後謂之天籟此辨字與分辨之辨不同當仔細体認

道惡音烏下同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乎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非以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隱而不可自失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游言是以真偽是非雜而並出于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夫如儒以厚葬而墨子薄之如此是非之未始有是非也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則非其所是而是其所非而後是非之可泯者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亦因是

何物非是若見之他人則不見自己則不見聆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不常以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于彼是亦因彼彼而已何又與之更辨其非是哉故曰彼出于是亦因是知此辨其非亦因彼

隆西星云彼是方生之說只見得一邊故相非而求勝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鈞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往与造物者遊豈世之意見橫生者倫哉雖聖人于是非亦不辨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共因之一字老莊之要旨

郭子玄曰儒墨之是非各私所見迴則復命知常死是死非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誰看意謂是非即生死之說也彼出於是譬之方生何者彼於死是無非之中忽生而生彼是故曰方生雖然方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矣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將其耦一得其耦遂爾生生不窮故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如是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故聖人不由也而照之言曰因大是而已如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橫生之意見矣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既曰因是則見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身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則故身依之而不復求耦於彼此更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情各起恩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非非在我無彼是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實在那邊終難足奪若只曰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混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立也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

唐荊川云自我而觀則有非指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馬非馬者就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由天地萬物而觀之摠謂之一指一馬而先彼此之分矣言不可有我矣

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

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己度人執於有我央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戰由伶是故以指喻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我手而遂謂之非指哉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均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於是乎悶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

郭子玄云旋嶵
偏反厉與西施
反分與成反成
與毀反極之恢
恑憰怪皆通而
一之非洞太曉
徹明乎至理者
不能此莊生之
所謂達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音烏下同乎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可無物不
然無物不可故爲去聲是舉莛音庭與楹音盈萬與西施恢恑音詭憰音譎
音決又扶反
唯道通爲一其分也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
通爲一若使不起有我不起見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
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見之於行則有同
心協力之助道賴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物
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爲而然乎然謂我之然也胡
爲而不然乎不然謂我之不然也如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
啓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則之固有
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无物不
可爲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當悟成毀自道眼觀之皆
通一而無一矣故曰道爲一蓋物則不能無差而我不生意
見不起分別自爾立融又攝曾何彼此之可言哉至是而是
是非之於是乎泯矣

惟達者知通爲一爲音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
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音平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之謂
道惟知者知通爲一愚者則有分別自是自用之
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一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已是
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之
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知不過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
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而用矣故曰庸也若用也凡物用
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
也者得矣適至也至于得則幾矣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因是而不知其所
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爲一夫是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音
俎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
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徐邈曰物通爲一故我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通之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爲之乃所以爲不一也

猴長星曰今之論者竭神明之知愈求其同而愈不可得不知無物不可本自同也申徂迷惑

旦暮之顛倒而
未知芧栗之數
為一而未知其
同亦猶是也

孫大授曰上言
達者知通為一
此又進上一步
以為知之至者
說到未始有物
之先其次迺下
至是非之彰作
好作惡各成其
自或自愛之私
故曰適之所由
弊云云不果直

孰(是也)乎天勻是之謂兩行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喻芧栗而
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
而怒迷惑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勞
神于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泥上文固是
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
均上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
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于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
人照之
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悪平聲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
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
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之界)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
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上言達者
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
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
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之界
以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氏
尚淳眞道之全躰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主而道于是乎二
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但好但惡各成其自愛
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
之先觀之且果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上言達者
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
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
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之界
以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氏
尚淳眞道之全躰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主而道于是乎二
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但好但惡各成其自愛
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
之先觀之且果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畢竟無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
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師曠之枝策猶言師曠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幾矣若
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去聲之也以異乎彼句其好之也
欲以明之彼句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
文之綸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
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音骨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為去聲

呂吉甫云昭氏
之鼓琴師曠之
枝策惠子之據
梧明有無成虧
之意亦幾矣若
是而可謂成則
無成者亦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
成則物與我本
無成也柰何役
心於有無成虧
之間而欲以成
有成與虧一句
見浮畢竟無成

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
死方生之說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
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
世其業終身彈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
曠耒作証做師曠恣地聰明其人却以肓廢枝策而行此亦
是他有成有虧處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判寫者之誤
既文引到惠子却是愛而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
辨莊子雜篇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辨特又曰惠施之口
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擾梧者以梧為幾擾而
高談載之未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獨
異乎人故曉之不止常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堅
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
終成其愛而虧于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論終
終成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絲綸也終之身無成此是文
法言終是抵老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故昭氏不以鼓琴名家
虧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故昭氏不以鼓琴名家
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是而可謂成乎成謂有成也若
是而不可謂成乎不可謂虧也此四句亦最難看意會
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你我皆落成虧套中不能自脫成

則我亦與之俱成虧則我亦與之俱虧故曰若是而可乎
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又套
子自既有是非之後輾轉相因誰能解脫惟有聖人不落此套
套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便不落此套
滑者捉不住疑見不殺皆為是不用之意滑疑之耀乃不明
之明也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者大是天淵蓋不用已是則無
愛成無愛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
明此章正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劌同看熟老子者方
可以看莊子林屠齋自謂看浮莊子精到
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
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
我而已蓋我執已是方謂他不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于
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則見與彼皆是一
類無不類者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焦弱侯曰今且有言於此承上

却低○地脚○明正○是妙○處○一般

文来雖然二字謂彼我易地而觀雖是一般域穷本而命天地造化之気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无極之先蓋當原無個有不特无有連无亦无今也俄然說個无字從空落影已不是无了又对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如是宗朴而朴无也不可言也今我則有說矣故下未知吾之所說者云々

有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朴有無矣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轉語下雖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俱是一般然亦最总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以形而言有之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自太極上推到無極之先湏臾淖者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湏臾淖之莫可措語俄而說箇有无兩字大是惹草沾泥吾亦未知有無之果朴有無矣今也俄然說個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无了又對上亦無之果朴有無為有朴為无也如是則有无同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朴為有朴為无也如是則有无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抑其亦未始有說乎抑有說則不異于彀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語新川曰此句雖是設喻以明是非有无之理然此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十百年独到之語

自箇是直說表到這裏又結一結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上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別秋亳無可稱大泰山死可称小殤子亦可稱寿彭祖亦可称夭四句雖是矯辞然亦卻有至理蓋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同自太虛中出来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一体混合為一魯何大小夭寿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夫且得有言乎点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言也且得无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点不消與他思出箇裡来只為二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对卻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如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于筭曆之人亦且不能筭其未尽之数也而況其

卽子玄曰莊子所謂物論益指衆技而言百家衆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然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衆技同論故又着此二段

李士表曰自六合之外至庶光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凡者乎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音軫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辨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物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個是字便有彊界故曰為是而有畛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了是便有非對故有左有右倫義分辨爭競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恁他說來都是玄家)

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示也故曰辨也者有不見也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則不立是非六合之內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也六合之外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以眷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辨衆人議論而不辨則彼此互覆聖人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鬬與天下相持以求勝胸中已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辨也者有不辨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辨之以相夸也欲自見衆人則辨之以相夸于雖然這箇無示來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云辨也者有不見也

王荊石曰此章止其所不知句最為肯綮蓋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實無所容吾知之而藏其知于不知則是復處于嬰兒混沌于无極復歸于太朴了非至人其孰能之哉

夫音扶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音謙大勇不忮音寘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園音圓而幾乎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葆音保光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不稱大辨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忮者胸中見得了理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嗛嗛自滿大勇者不害於仁而不昭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揖與逍遙編同

此等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曉辯而不及入爭則必有不及辨者矣故曰言也而不及仁者無所不帝當繫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行也廉而清則近于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机本固若昭為辨為常為清而忮為則大露角圭幾于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雄其辨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辨不道之道謂之天府天府者即蓋不言之辨不道之道即不知之知也何謂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此則是浡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者何湍之有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句）膾（句）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何故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葆光之人不起爭雖不見人我竟伐宗膾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婷以大道說之治謂夫三子考存国於卑微偏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面而不釋然何哉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廿一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無私而況至人無私乎進于日者乎寘之不加而照以天可也

齧（音臬缺）問乎王倪（音宜）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音烏下同）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濕）寢則腰疾偏死鰌（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音徒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音即疽音苴帶蛇誤蚘也）鴟（音痴）鴉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騙）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音詳麗平聲）

郭子曰嘗試言之者以其不知故未敢正言誠言之耳魚游於水人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為觀之則向所謂知者浸為不知矣故李民鰌猿

三者以明万物之異便次本民鹿蛆鴟四者以明美惡之无主又牽猿狙麋蛇鰌魚毛嬙以明天下所好之不同也

唐荊川曰至人不知利害此便是死生為一條也

焦弱侯曰此承上言至人之事雟鵲子言是人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天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予言妙道之行非吾人所

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乱吾惡能知其辨嚙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孔仁

雟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亦

二句却是朴实頭継殺

知雟鵲使黃帝所之以加熒惑如子所言之人到不得至人田地便輕易許之俞知方見鷇卵未孚便求候夜見彈雀尚未馴乃便求鷇炙不亦太早計乎我試安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以妄意所之何如奚若何如之意文法之最奇者以下與是至人模糊

孫大授曰生寄死吸存吾順事浸吾宰也浔还造化別作受用又惡知乎死而

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千駟反炙予嘗為汝妄言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音合置其滑涽音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徒叹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音烏下同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去声死之非喪去声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音扶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覺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

有知不悔其始
若蘄生之誤乎皆憂也予謂女憂亦憂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
故以惡姬設喻
又以憂參照看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音的詭萬世之後

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不踐迹而行道也
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實
也瞿鵲子言是大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亦
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人所知雖使黃帝听之亦
加榮惑如子所言之人身分尚早到不浔至人田地使輕易
許之喻如方見鵆卵之未捕子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暘
丸便求鴞炙不亦太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
妄意听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深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
日月道貫古今直與造化相為朕合故曰旁日月挾宇宙為
其脗合冏爵祿不入其心而死生無變于已故曰置其滑涽
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晉汩七昏七馳逐於榮
華声利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
子不浔而臣諸侯不浔而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衆人役
役聖人愚芚此道情上事也芚渾芚之貌即老子所謂衆人
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衆人皆有以我独頑似
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

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信乎其无變乎
也則夫瞿鵲所云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死直蒙
覺耳萬物盡然而已是故藴積胸中又不自解脫死生惡死
妥起孰情予惡知夫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
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失舊業不
知所歸夫生寄也死切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浔遂造化別
作受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若蘄生之誤乎故以
姬上設喻又以憂覺照看先生言人生處世一憂耳歸還造
化反以大憂方覺今在世說覺並憂者亦憂也
必有大覺者而后知此為大憂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知汝為君乎知汝為牧乎如觀劇場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
處却是至陋故其言也名為吊詭弔至也使萬世之后而有
大覺之人見我如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之
而不惑矣尝觀古之造人皆以还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
故伏氏以涅槃而為至樂其言曰生成已寂滅為樂盖必
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
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后可以言樂古之至
人所窮口月挾宇宙而乘雲気御飛龍而遊夫四海之内者
盖是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流浪生死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
成純者耗散不存蜉蝣之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

文道林曰上既言又待万世之后遇大圣乃知其辯回此又作一重议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那彼即大圣也大圣却是不知之知不言之辨和之以天者也

常若海永失真性悉滔謂之大覺乎哉

既使我與若辨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旦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同乎若矣惡音烏下同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異

林希逸曰一篇議論已尽乃以二譬喻作結

孫大授曰南華憂蝶孰究非同非異蓋查喻物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忉于物化万物一形也万形一化也万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和孰為我夫是之謂太齐

罔兩問景音影曰曩奴黨反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余下同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音附蜩翼邪。惡音烏下同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音許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而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匕待造化今我待彼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而自足矣罔兩問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行者蓋蛇待者其蛇之蚹蜩之翼耶蛇腹下蚹齶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蚹行蜩以翼飛而附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又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這箇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者不知其為在彼者在彼者還是一箇還是兩箇今將自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蝶也栩栩然蝴蝶也喜意自喻適志矣而不知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蓦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之是夢中之蝴蝶彼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覺為夢裡之蝴蝶今為古今要竟混融為一也蓋又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也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以不齐哉

郭子玄曰形者生之所托神則為生之主盡无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形愈失故真人誨以无以有涯隨乎无涯殆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形者无心於

內篇養生主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盛以養傷生非養生之生也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寡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日夜與物相辨相驅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謂之善養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驚於心而生死變於己然後謂之善惡生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神家謂之識神猶弄主人無有休歇永加禪師有云損財滅功志莫不由他心意識痴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盡之身隨無盡之知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將有限之人相亦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塲豈不殆哉言濵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為

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形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尽年之理有在於是

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悞亦終於殆而已矣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体本自清淨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留有況漫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留虛淨淡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待是汝本來面目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善惡尚不許思況漫為之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刑名則無因可知故此二句當如此看即上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極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玄教家此督脉引起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欵不先修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却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喻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妻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体辱親故曰可以養親全而生之全而忉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去声下同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呼麥反然嚮音享然奏刀騞呼麥反然莫不中音合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音熙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郤音隙大卻音隙導大窾音欵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慶故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形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又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如字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

如之則全应万变而神不劳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刀也所以不至於劳且傷者則何以教各得其理而已

郭子玄曰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刀若新發硎則割繁治劇不知其戕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敝是力生之主人当善养者唯善于平日所以得济于断时以不用而成大用也

至下善刀而藏則應物緜緜假欽知韜光物遂其適事尽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尝或斁是以孝道之要虛靜為先非虛无以全神非靜无以浸命性全令浸养生之能事畢矣

微諜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音疇躇音除躇夫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変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寫物言事警則牛也神警則刀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何故哉各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觀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又奏刀之聲若然嚮然皆中音律桑林首經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讀而善之讀與辟也庖丁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則見午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度可以將刃不見其為全牛云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力久而舍傷族庖凡一易刀衆庖技分不識卻窾一遇大觚便有毀折而臣之刀以十九年為率用之九千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動且久矣而刃若新發於硎若刀如故硎砥石也彼節者有間而刀者無厚以无厚之刀入有間之節常見恢恢乎寬裁游刃有餘地矣又焉有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吾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会盤結之所心手雖熟亦又怵然為戒視止視遲其動惟恐一作

慫然警惕寧視止視遲其動惟恐一作慫然警惕寧視止視遲其動惟恐察及其謋然已卒則如王之崩委於地提刀四顧躊躇滿意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又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忽有虞失驚神多矣通篇摸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末結一句有萬鈞之力

焦弱侯曰人逐物奚兵攖事拂理得失交患生誰無指乎所以澤雉不蕲畜樊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烏乎介也天與平声下同其人之生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如字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跲角反百步一飲不蘄祈音祁畜乎樊中神雖王太声不善也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刖足之人即以身虎曰尚全性命乃深貪心不止杖指龜曷遊於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者而胡為胡介也共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刖而彼独刖之若天之生也蓋皆天與之形人與之貌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其天則當安命之人不善外物以驚其神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不食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夫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鬱擾不善也今右師處于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于其身

老聃吐酋反死秦失弔之三號平声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去声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循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指窮於薪火傳音專也不知其盡也

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答故雨然之却說老子死而老聃吐酋反死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宜有不止如此只其所以会合人心者必有深于用情之處故不求畜而畜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適天理倍人情忘其所受之正而隨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遁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刑者型也益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浔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道情也死生一來忝耳適来夫子時也適去夫子時也子指子弟而教之一詞一來一去安時而処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変於已者如此則音之縣解矣

矣只為新之理者大惠无窮尽恭形之理神全不蹇有形終于有尽在我不浔不恭是以蔡黄乎全而収之形浔全収則神无謬垂出有入无何徃而非王伏布浔之而餐氣毋黄帝浔之而昏雲天陳說浔之騶箕尾而北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者寿

呂吉甫曰顏回欲屈己伸道夫子不許惡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无適不可今回存諸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哉

內篇人間世

夫道非絕俗也明哀傷和光同塵世出法度不踐此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旨終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乃平日受用淳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養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旨終至於積伐才美以犯人怒又處世之所最忌者篇終反喻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乃平日受用淳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聲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去聲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諫若殆往而刑耳夫音扶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陸西星曰名勝而实古智角而争出二者凶器非若子保身处世之行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恭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下同之所為出乎哉

恭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下同之所為出乎哉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乙入反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未達人氣名聞音問不爭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同上作衛未達人心而彊上聲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去聲下同有其美也命之曰菑災同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苟且為悅賢而惡不肖惡音烏用而求有以異若惟無詔王公又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户扃反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心之是以失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死於暴人之前矣

支林曰若惟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惟无告王公則已言則又且乘人而鬬其捷云云皆指頤子也

劉須溪曰目將乘之語將平之語

兩語極一時流通之狀此時方況去失其為我方迁就求退之不去況暇求之辨

知不恤衆議也輕用民命以国量乎澤若譬其国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之中蕉蕴崇相積也蕉草荼也民其无如言無所之也治国去之即丘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也法也蕉凡其国有瘳乎猶俗所謂險些兒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安其身而后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后存諸己而后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則雜亂則多亡則憂亡則憂道雜而心憂者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哉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实亡以知相鬬者知角而爭出乎故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者也知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忍君子保身処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矼者貴乎達人之心若不達人氣不識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將暴白於人之前則人將惡汝謂汝有其美也有著自見自是之意蓋又人之於我素心加敬誠服左後吾之言說可行苟為不去則人將謂我暴人之惡而菑乎夫彼衛君者苟知悅夫而惡不反菑之若不几於為人菑乎可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雖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智巧鬬汝求勝汝

王以夫曰龍逢桀干君下而任上之憂非其事也故其君拾之不欲令臣有揩君之名也天君若叢枝胥敖有意非徒恣欲乃漫求名但所卞者非其道也惜名貪欲之君雖憂堯禹不主勝化也

於此時目將熒之馬而眩惑色將靡之馬而自解容將晴之馬以為恭心且曲之馬以順成夫彼將鬬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无窮夫君子之于君也信而後諫未始則所止矣故曰始順无窮不知以為謟已也若待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又死于暴人之前矣所謂殆往而刑耳者如此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紂甫反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子礼之是好去声名者也昔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戶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用實不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閧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吉也而況若乎皆者集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彼何謂者也是皆修其身而下傴拊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故君將因其好修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名也者相軋者也非之所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用實不已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勝而況若乎而可以有其實者乎

郭子玄曰頑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陵藉而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侈心雖小憑且不能成將固守其本意挽而不化即汝之端盧勉一外合而內不營此未足以化之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音扶去声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音紫其庸詎可乎雖然夫音扶

轉依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言我外端莊而內謙虛冷持其德性可乎曰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惡可哉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揚陽為充積孔揚之色惟不定修而敬修而急修而喜修而怒左右往來助之為耶因撫人之言語以為成案肆其意若人也做大模樣美小聰明名之曰之人莫之敢違往加飢賊以求暢乎其

陳詳道曰顏回更說三條仲尼尼以為未可意謂當理先王而張三條以政之與事不冝耳雖未臻大本且不見咎責然於化則未以其效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曰靳之漼尚不能成而況大漼乎哉

然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聲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音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其良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爲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直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音烏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音蓋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音扶惡音烏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回如此又思其則然則吾內直而外曲直順直也人之生也直而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則是人君與我俱天之一也我一德自然謂以己之私意蘄乎人之善我不善我即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純一未發一聽之天而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為訓者也謂之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謫之為一向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己臆寄直於古人故人聽之而不為謗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爾故法太多終不德當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去聲若有而為之其易去声下同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祭祀之齋也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唐荊川曰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奇物无心順物无情千古聖學之根宗无出乎此但諸者容易看過故不免其竗耳

王元澤曰顏子聞虛為心齋也而罹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運動如意者有我也能運動如意者无我也夫子嘆其尽善而又告之

吳儀曰視有若元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言祥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于當不會子桑此為

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更思其則再无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

無則矣若而有則而為我終不出于自然故殽

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

愛有而為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問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去聲下同無行地難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有無翼以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瞻彼闋音缺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音扶下同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音智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

驗聖不息也故外敢未至而內已屈矣豈能化物哉

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顏子一浮師旨便知所謂虛者未始有我之義也浮使謂浮教而使漸既森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教之入遊其樊王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為浮名感動自謂敢言直諫能入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不睹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浮已之中浮已猶言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也而天於道不其絕乎且人之處世有所不浮已者若欲一切屏去絕迹不行如外道所說斷戒棄盲易之耳故曰絕迹易只為天下有不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誰者天使不可以偽為也若為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矯情飾貌易以偽為也若為天使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偽為誰以偽為天則一毫智力皆不浮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無知而知者此心馬盡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只一虛此心馬盡矣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

杯希免曰葉公之憂在利害也害之極不過死已而已故夫子以生死決之

范無隱曰寡不道以惟成求有不得而能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去声下待使同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去声下同諸梁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者無

使者為前成就無后悔者也介也枕臥熟石欲清自謂服勞苦非有求于也雖家人亦当何至內热欲水若貪利務外者方則要思之為書說得甚苦功

無過而非君也

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又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兵革之事公謀于夫子曰

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待使也亦將甚敬而不急匹夫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

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疎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萬乘乎吾忍其不能辦大事故昔慄焉昔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小大鮮不以欢而成者若不能治其欢心則事

日凡事無小大鮮不以欢而成者若不能治其欢心則事固不成不成則使不稱哉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頓勞將使気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惟有德者能之

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以下句解見上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孫大授曰大戒即大經大法為人臣子若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便是義命死生念頭起于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無已死生無變于已者

以夫音扶下夫事同事其親者不擇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于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既無所解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逆不擇地而安之斯浔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難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浔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已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欵所奪則因物有迁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點為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所其自然也如此乃為盛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浔已也不浔已便是義命君子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處生念頭起于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此便是至人無已死生無變于已

者樂公其以是而行則可已矣

唐荊川云上言臣子之命以解世愛此則教以為使之道曲盡人世情狀對于世故者方知有味

丘請復扶又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音扶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本因本國不須辞命一見辞命便相靡順外交鄰国也鄰国涉遠有傳而傳言者最難兩国相善則又多溢美之言相怨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过實多近于妄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听者妄妄者疑義听言者疑則傳言者又受其怨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烟也如是則庶乎其全矣

雁係也

王荊石曰此段敘以事當謹始蓋天下善終者少始爲善者而後奉以不善繼之況始不善乎

陸西星曰先言處世之難後告以處之之術

唐荊川曰乘物以遊中托不得已以養中則止之意

授大授口莊子處世无非不為物先不為事始不得已而后應事居處交胥然

且以巧鬬力者始乎陽常奉乎陰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去聲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爲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平且夫乘物遊心托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卻詮之心生焉是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故其將畢也匿君子懷此亦適作事謀始則及於言行焉先

故始爲苟簡從事而其終也遂至于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

先之夫言之所由興發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故曰言者風波則易以傾覆實喪則易取殆辱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使巧言者基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愉如懼先之獸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厲忿所由生職此之故言可不慎乎扵若乃心行艱險剋核太甚人皆苦其不堪則又以不肖之心應之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扵為使之道言又稽其使弊行又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勸成永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易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遽勸成蓋以過度則益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憒事兩心生隔惡矣一成敗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吾子若觝乘有物之感而游心于無朕之天托于兼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恭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至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還歸蓋事求其成取又于知為之未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易耶又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觝應靜而觝應

王荊石曰顏闔將傅衛靈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焉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及在万識之士炯燭先微進退以义可也

苟為不然則臨事而眩雜擾而憂者抑又多矣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音厥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音戶圭反亦與之為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音升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

天鈞之儻可傳也

褚伯秀曰此雖論涉亡之術亦在以無用為用

孫大投曰走發三喻欲使蘧量己量人无伐才善无化怨心然后

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決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殺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成下同矢以蜄音唇盛溺適有蚊虻音忙僕音朴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顏闔將傅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者天殺之謂也方法度也言縱其敗度將来又危吾国一以法度之則禍不旋踵且彼知之適足以攄拾他人过失而自己不知吾其柰彼何哉伯玉於是歛之以戒慎敬之以正身盖正身乃卽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怨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忘調和誘道之意乃為浔之雖然二者尤竟有病盖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一味依阿洒泯相入无間則連身放倒且夫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場已之陳彰人之過則又自取疾害且失

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皿為嬰兒亦即與之為
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繩準也無崖言无
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斋有可達徐加
點化入於无疵而後已益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
者非故縱之也正欲浔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捧之
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
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已之才美以犯
人者不戕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忍
其殺之怒也蓋虎一怒則咆哮雖制時其飢飽解其怒心順而怒之彼雖異類亦將
與养已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
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蜄適有蚊虻聚噆則當僕之緣拊而去
之若使馬性一劣將缺銜勤碎胸首絡轡之具而不在寧之
頎我之愛耶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
欲使量已量人無伐才美無
犯心然后无道之儲可使
傳矣

李士表曰曲轅
櫟社以无保為
保申言材之為
累而世人特
徒以特材求用
而不悟分度宜
名显而姤貪生
利鐘而補患至
雖欹擁腫自全
不可浔矣故是
篇大意在乎外
形世而內全真
與不离而物自
化

郭子玄曰不在
可用之数曰散
木可用之木為
文木物莫不若
是者物皆以用
自傷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
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数觀者如市匠石不顧
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夶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
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上声下散人同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
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
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
文木邪夫柤音查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則剥則辱大枝折小
枝泄此以其能若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上声自掊
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
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
予也皆物也奚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李士表曰凡先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戮匠石也弟子徒撓其以為社自榮不趣取于无用而匠石謂社自来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已者詬厉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已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无用為用雖不為社斧斤以伐之害也

趙以夫曰前論人木不材終天年次論荊氏楸柏天为斧斤以材為之患是以圣人神人為之用致之為无深藏之為无窮故无用而用以之通不才而才為之使則遊人也閒而吉凶與民同患者尤不可不知此

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厉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

石覮而診其夢弟子曰趣音促取無用則為社何耶曰密若無言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匠石歸而櫌社見夢言汝謂予以文木耶夫文木自寇予於文木不以文伐者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於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寄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己者詬厉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哉本自以无用為用雖不為社斧斤以伐之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又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音氏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呈三日而不已子之自保者獨與衆異焉全是乃一義也但據有用不為是焉耳

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音秋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者斬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梫音皓旰宋大屋棟也善倍音狙曰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

大祥也。商丘之地有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于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籟蔽之籟蓧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棺槨輪囷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柳舌瓦其棄則口為之傷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醒如酲三日而不能已然不是果不才之才也故人莫之用以況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才故精神擬固人不壞而可獨存也若夫朱之荊氏其地宜楸柏與桑固亦有大者然其此地而上則永狙猿之枝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樟傍者斬之矣木以材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故不可以祭河此在巫祝則以為不祥者矣而又不知神人則以為大祥者矣

刘槩曰只數句体不全衰疲之态頓挫起伏抑揚无限隽永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頤隱於齊。頂會也音貴撮子活反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髀音婢脅挾也挫鍼治繲。治繲。綻也音貴反治繲。綻也音貴反足以餬口。鼓筴播精。筴音協播音貴反足以餬口。鼓筴播精。筴音協播音貴反足以餬口。鼓筴播精。筴音協播

之難可以処世而无難矣
陳碧虛曰此蓋因論語所有借以訛侮聖門也

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也高大自煞也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也鳳今聖世
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乱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已將訣開太
平於萬也挽淳風于三代耶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无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戮
而已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于羽殆易于
舉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已乎何暇臨人以德也殆乎殆
乎何及畫地而趍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
行郤曲胡自枉其直而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戕膏以引
火而自烈桂以味辛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者之不為身害也此篇
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壺方史重宣此義而作乱辞
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人世說誰回也請行匪量斯入
殆往而刑德蕩乎名知出乎爭
未達人心曷揚於庭若惟無詔
不信厚言胡以彊絕而目將荧
技窮窘兵王公乘閒求実無已
剖干綏縫剖干綏縫上此而成
内直外曲

政多不謀庸以氣聽回心齋
及化胡解入遊其樊
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死感其名
不入斯去耳目内通相入則來
無地而行虛室生白外於心知
曖彼闋矣墟虛生白吉祥止止
萬物畫化墟虛屋生白惟道集虛
心乘物逝行終蓺允棄公使齊
天下大戒飲水内熟兩也生疑
忠孝之至惟命與義不擇而安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
悅生惡死匪則攸開言或傳之
類忘實雜無傳其溢則幾乎全
忿說無由巧言偏辭剋核太至
不肖應之風波易動實喪易危
墨令勸成寧不殆而何作為報
將迷成心養中若為致命虛始令終
顙闉傳儲正汝身哉
戒慎不遠伯玉教之就不欲入
心莫若和形莫若就與彼嬰兒
與彼无畫和不欲出幾則遣之
匪顛匪曛

郭子玄曰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王駘足以起敬于夫子將教引天下而後之則其修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芳服反墜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兀當作介與前養主篇介者同誤

內篇德充符

魯有兀當作介後同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亦將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芳服反墜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莊子

犯才非美　犯順矣宜養虎可則
螳螂可蚤　意有所至愛有所遺
無學養馬　拊之不時缺舂毀首
闖爾狂馳　處世全生無用者奇
乞為社櫟　頭學支離彼漆之哀
鳳兮鳳兮

是乎視所一遺所忘以見滑道者亡形

焦竑曰此老益耗元者以明已之所得不在乎形而在形形乃一生受用得力處

李士表曰惟上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兼鑑元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為物所仞祐松栢之於衆木克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為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已之死生禍福非所介帶故擇日登假云晉在我何尚與物為事哉

陸西星曰可以理会先生與問苻間於此發出當時西竺之經

襲篆書而作元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人蓋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徙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然若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歎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人也而勝于先王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已往往借於形體之私悅生惡死橫起貪着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也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上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為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空真性空真体審乎無假不受變戚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生張萬化執其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上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

彼為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哉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常季盖不知也故以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觀則肝之與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一同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游心于德之和既游于和則不見有此有彼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而喪得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得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

未至而佛法已在中国執謂佛者夷狄之一法也哉

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卻道彼之為已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也人人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于流水而取鑑于止水者以求寂為故也水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于地則松柏君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柏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知介者之而可知矣正如冬正性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幸正具生以正衆生此舜之命之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之守宗即保始也天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況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帝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直寄寓此于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狗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于物而死為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者此非得保始之徵而不懼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受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己也已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假矣登升也假至也如書言陟方乃死陟其相避往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以物為事既無肯則何以物為事哉

呂吉甫曰申徒安命而忘凡德乃內者无戚于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凡心狥乎外者不明乎內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凡之存亡言人之知凡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于命耳則知申徒之凡出于非罪之凡出于子既凡矣者也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音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

支道林曰遊羿
彀中莫非中地
設而不中幸免
耳人處世間莫
非憂患苟得免
患亡幸耳而人
因以其幸吠吾
之不幸我猶有
怒不忘已也蘧
然而反已亦忘
矣不知先生洗
我以善邪則彼
已供忘物我皆
化何言之可動
形骸之可索哉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
自失貌
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去聲下同
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
然而怒而適先王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王之所以洗我於
開悟化導之功
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而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于
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
貌曰子無乃稱不亦過乎復映前面過字於是子產更貌改易容稱謂曰子無乃稱稱謂善于稱述蓋服善而
舉言之詞
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
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
服
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
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
之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
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
以名為累之
奚旁旁亡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
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
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
以全之尊足者存則視棄其足者猶
棄土耳夫子却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尊人全
然不在善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見前非別求禪補頭上安
頭叫種學問名教中人譚不易及聖人亦未嘗舉以教人故
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邪何賓賓以恭

李上表曰先生敬以學于子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為一條可不可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已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為一貫乃全書大旨唯被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及學脫幻異常故人無已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又欲解其桎梏又頂反其李執晉云夫儒者退而修已出所見之異者而同歸于一以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而行道焉可逃為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来無是焉浮名非如是則善法者悲哉不知已悪法皆是幻法善名悪名皆是說名也此箇不二法門只是也

解粘去縛本来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帝縣不解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甚自是如此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悪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望如月之望圓足飽滿之義和而不唱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夫四域不見其有遠畧也禄位才貌皆无之而致雌雄交騙焉非使物保而物自保也是何人也疑其所以動人者何在徒子之言乃喻言形不足愛而使其形者可愛也毋愛以使其形者為本戰以武為本哀駘它所以存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

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悪駭天下和而不唱望滿也

王元澤曰周以棺衾飾以柳翣仲尼曰丘也常使於楚矣適見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哺若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悪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暮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辭寡人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悪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人之死無禄而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聲勢而自餙利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悪駭天下言可驚託也和而不唱不見其有遠畧也而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来見其餙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汜然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卹憂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

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也不得何以飾全生之不愛其發也此章承上文能子食于父母起喻至此重盛喻以結之不過体容德充于內者死假于外德餘于中者外飾死盖也

吳儀曰二章調意深至微聊解亦清通无碍諸家自廢

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兵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至也不以翣衫入資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衫全二字只承上諸御妻妻事猶是以為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已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數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淫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吾恐吾無其實而輕用吾身而亡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交而已矣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定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賤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生方死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盖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雖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于德之和意盖如此故不足于滑和者不可以入于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觧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于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

林希逸曰水之平德德之和也是和而修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修物不能離又解不形之意即一而不分死生無變之謂也

郭子玄曰靈公視無脤為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為卻者不受而還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卻無卻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運自然不肯安受只一卻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卻與物為春而已是矮而生時於心者也

闉音因跂音支離無脤音唇辰說音稅下說齊同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下說之同之而視全人其脤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獨成其天

闉跂曲跛也無脤脣也甕盎大癭之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使衛君悅之而視全人之不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跂觀之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而在已若忘則又有惡駭之媒所長者能使人忘而在已若忘則又有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志也是謂誠忘就忘一字上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忘聖人者誠能忘忘所不忘也以知識為孽子而不親以誓約為膠固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為君何也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而已惡用知未雕也未斷也寅任自然而已惡用膠所浮於大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有於德所積于已者深藏若虛不售也而惡用乎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天以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以下句解見上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

李士表曰惠子厚於才而薄于德遂問好惡之情蓋以性命之

情所以惡故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于好惡有情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
孫大授曰觀惠子與莊子論辨分曉不知莊子何與之為

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辨者一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曰祥謂裡益于自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也惠子窮其強辨卻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浮來蓋情欲之感太非本有介然而生于男女之交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故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辨知以正答言其不以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然完足完定中不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精勞乎子之神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卻乃因其自然則可矣今也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于無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哓哓然立是非同異于天下益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唐荊川曰此段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彼真人者知天不謂之益生而何哉

為合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自然者也

待而後盡其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之盛也雖然天與之形生理本自然完足也庸詎知之盛也雖然天與之形生理本自然完足也

唐荊川曰此段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本彼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

王荊石云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熟讀此者不難而所謂宗上乘之學不外是而之矣

內篇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太聲下其知同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夫上聲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音扶知有所待而後當其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又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為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夫斯得為知之盛矣

且夫其所不知如人之何謂以其所不知如人之只知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于中道夫折則是裨益于有生之外

徐貌音曰此篇
是命先生之理
欲人打透此一
關如關雲長過
行千里一連有
斷一念之決不
由他人
蓬西是曰此以
下二段是真人
模樣如此一字十
一字參透的布

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又有所待而後當
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也乎蓋善終者天天折者人此非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初不待其有定事
而後有定見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蓄士若然者過而弗悔
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
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
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
寡心傳也成成全也慕謀也不事也古

根宗受用不尽
玄乎妙哉

字通用不逆寡者知不雄成者知我之適遇其藩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
成敗之有數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漠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也又若此何以其寢無憂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構為接日以心鬬故有煩惱妄想憂若身心真人之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吞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凡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于內故息以常歸于其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複之處玄家所謂命帝是也衆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衆人之息以喉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冊經萬卷言不能盡者此老特開一語泄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籍口譚資筆陣耶屈服者其噬言哇與人談論心無定

見見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聲也
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對盜咽若哇哇

郭子玄曰天机二字下得最好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机覩后一段今之畏生死而求修証者猶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小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

死生無變于已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即解上文出世也入死生入訢喜也距逆也修然生耒不反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而來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雖之貌往即入也耒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耒始有始以耒則其終也亦歸于耒始有始而已更不又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益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有生之後常自歡喜快樂初無威戚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威戚為樂而忘其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已蓋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泰道而何

澤上一有利字

王船石曰若然者指真人言與通物以下引狐不偕數子見役人之役適人之適非真人也宗師矣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人堅而不可奪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顙頯者廣大寬平無修蹙也凄然如秋滋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則固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通物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天時有親非仁至人無息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屢利害之中生

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伏之機奇化故之變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各失已非學求諸已非為名也故行名喪矣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境非華之事人皆徇之而忘其身是謂受役于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

唐荆川曰此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見真人只泯泯其自然而已人不知以為勤行動行則未免有故速苦难矣

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善覃翊云諸子中滀之又深神之又神多筆未可浅詳以他書解之亦不能得

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制也連范無隱曰似此章法乃古文高

其狀義而不明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割廉者易劌

乎其似好聲去下同閉也悅以反本公声同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言其所以為勤行者也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

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

品但用字生奇刺眼不便書生

劉須溪曰到此方発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

與之自然之貌張者大也而者言其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乎喜乎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哀駘它悶然而後應之言意滀乎其進我色也滀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滀則日見其止之即止于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而不可制也警乎其大而不可犯也警乎其似世而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悅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檢括之義悅者俯下之貌以形為体以礼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下句解見上

故其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至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悅不悪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

陸西星曰此說死生有命命者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

天也天者不可不尊不可不順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處如人之死生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夕之變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君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又也寄体之一身而猶愛之而況其真為者乎

唐荊川曰真者不假于物而自然也夫自然之命而已我故証以涸魚之喻陸西星曰此节試論孝人更當精心理会所以解帝懸而登解脫者实不外是此

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天者君也父者大宗師也道也人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呴而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況人離于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而化

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便此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于死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者便是兩忘而化於道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者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夫人能兩忘而化于道則是能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死生壽夭一無所變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亦可解夜半之

林希逸曰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破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壑澤深固猶不免乎變迁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愚保其不遯孰唯駘藏天下于天斯無遯矣其乃

聖人所遊一化所待

時強有力者以挈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遯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則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謂藏天下於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孰能之哉何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我之理又藏于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遯此便是以其一者不一其不一者盖一者真實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永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挾其所居厭其所生若欲充其所喜之量千變萬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即豈知喜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可得謂之固即即此便是猶有遯處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者便是不以其身為身而以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則無天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之又況太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太宗師執此一者以為化樞故曰一化

李十表曰莊子之學若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此數語千古之論道之閱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豨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義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至此方說出太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元形也無為也而却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惚兮恍其中有物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閱容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自有歎以觀其徵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之一字更為閱容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又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

古之論道之閱

藏容也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豨韋人之形而竊言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登雲天而不為官皆真人之妙用太宗師体之以為本民物學徒皆之以為舍者也

孫大授曰古之聖人隱顯不用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豨韋氏至於傅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

以為太宗師與

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来無浔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布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採大授曰上言浔道此後寓言道不易聞左不易傳者悟之則所謂舍宗性祖一头穿過受用浔力處不独以其文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

郭象音曰此言道聞之不易而傳亦不易也

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始疑

朴希逸曰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沉參寥空虛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頌之以心会之以神則已之朝徹而独見者也

上言道浔此後寓言道不易聞左不易傳不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運量以成吾道者也今二氏家食言法則而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有其道也有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生不来而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死蓋殺

王荊石曰首春冗本是首尾始終元物始于無終于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曰一氣之往来耳句入于不死不生其所存豈在七尺之軀哉

楮伯秀曰任其自然之變者死生者不死生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之者心活而神死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死生相對而貞勝世人以心遊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拍毀一心成之憧憧往来無有窮已此箇活潑之心為觧入于不生不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又若然者其名謂之攖寧攖拂亂也寧者定義復自觧曰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来所說上乘義諦意盖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烏乎聞之以下句觧皆見上

子祀子輿子犁子来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无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能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其心閒而無事跰躃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能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夫道無死生故

註入于不死不生者迺可與聞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無變之意子祀子輿子犁子来四人相與議論謂以死生為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来故以無為首後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眷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之尾也有能知死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乎我與造物冗無此大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又曲僂發背上生五管使我頤隱于齊肩高頂

卷也蟲物皆而体社合変死往而不因無因而不可當前遇之時世謂之浮時不輟停順往而太也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玄觧一不靜自觧則衆物共結之矣能觧則無所不觧也天不能無晝夜我安无死生而惡之哉

李士表曰人處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釋莊滯念而開其曠懷也鑄金之喻蓋愚常情畏死而不渴免則說為他生之計豈至厚令萬刼萬劫萬萬劫之金亦秖以異之金柔以至人以天地為爐造化為冶萬化無極吾與之無極何必曰人耳人耳而更並不渴耶

孫大授曰莊子此說只說得他一邊逍遥學問不曾為衆生立箇方便法門

唐荆川曰段文發出所以當安當順道理議論着實晚洗可愛

髣指於天陰陽診厲之氣內干我心間嘗無事扶曳而鑑于井見狀之傴僂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一惡之乎惡是惡死子輿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浸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鷄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遭故為鷄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鴞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于已之意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留天不可勝物不可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

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忘當順的道理叱避無怛化叱妻子而避之毋以夭泣驚怛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汝往那裏去也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金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則大冶者又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于百物之中又欲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佯人也哉成然而寐蘧然而覺

郭子玄曰子反琴張弦歌而弔桑户以涉世為勞反真為幸此遊方之外異乎世俗者方且與造物為人則寄天窮固不足盡其變天地來寄不得拘其倏矣以

林希逸曰莊子將明派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惑皆若五誡於

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而寄方外于數字直總其所寄以尋迹你之大意則天遊外弘內之迹坦然自明而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

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交莫然有間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成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户乎嗟來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

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相與言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于無相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極言無為也寂寞言不悅生不惡死也此簡學問同迹于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問即無何有而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于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問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差來桑户乎逝琴曲也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猗者嘆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卻血謂還造化言汝以反其真則尚不免于有身有患也猗者嘆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卻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礼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礼不忘其始〻即未始有始也者故世聖人制禮老子薄之以為滋偽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是如此直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也而曠蕩若是君子礼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修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與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趣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于混茫一氣之中以生

越以夫曰穿池而養給不必大水也無事而生定不必方外也相忘江湖則非特穿池而已相忘道術則非無事而已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立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子貢一聞夫子方外之說便問夫立教何方之依于夫子夫子自謙立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賜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嘗與汝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如魚之生于水故曰魚則相造于水人則相造于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于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于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于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獨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於細行之君子也夫之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小人乎哉

顏淵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盖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惟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方且將化惡知不化哉方

劉縣曰夫唯知其來始有物則不死有內外死生之異哭泣方之外以死為樂至于臨尸而歌即是以居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戚所累則與人異故曰之孟孫氏以明至至去不離乎

為寄故有附贅縣疣之譬死則乃大患乃解喻如決疽潰癰乃稔大快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耐在而以哀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躰即圓覺經所謂地大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于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在幻身後在何處故總其肝膽遺其耳目反復始終不知端倪苦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自身勢之何有逍遥乎無為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烏能憒憒強世之禮而觀以示衆人之耳目哉

世俗之同

陳碧虛曰已化而生爲知未生之時孰未化而死爲知已死之後孰死所避就而與化俱生也

郭子玄曰以變化爲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似形骸之變而爲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呂吉甫曰即夢覺以明之即夢爲魚爲鳥未覺爲魚爲鳥安得異夢爲魚而孟氏天夢爲魚

而無損心

合明吾實是魚爲矣今却在此言語知得覺今是覺即莫猶是夢即如此看來吾所謂吾之者正不可知也則言吾特與汝未覺此言覺之深一步又深一步

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臺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骸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宛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正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厎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臺者乎

以善

喪蓋

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同一性之一常理之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撲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皆夫惟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請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無衰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衰眼不得簡而至於無衰所謂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不訪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先則喪心生焉就後則悪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中以汝爲以汝爲知之化已乎者休心誠意之謂方將化順其將化悪不知有不化者孰方且不化順其不化悪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者也焉得以汝爲怪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無損心者不滅惟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死也生僑寄也人生直寄宅于旦宅則夜而歸旦必非實死故無情統實也彼之見解若斗不柰也情故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歌簡之而不得已有所簡也所以乃二字亦奇猶言乃所以知此也且汝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即我也焉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且而厲乎天夢爲魚而不可擾以爲實今之而沒于淵如此顛倒約境俱在未覺之中所謂吾之耳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多是說夢若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造適者不及哭哭者不及排此蓋自然之刻用者人不得而恭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因物之可矣適然而笑初不假于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于天矣入于天然後謂之游于有方

之外謂之畔於人而伴于天謂之覺人寥天
一即天也通也自然也太宗師也造物也

李士表曰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夫率性而往者自然也性而傷性性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劓而乘可成之道以陵夫子耶而欲弃而勿告忌非造物之至也整澤萬物皆自然耳亦無受為于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不為老日新也不為巧自然也此所謂已言指于不為而師于無師也

意而子見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詰物）夫堯既鯨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頤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喪其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

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解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明人所謂也汝也奚為

来軹輊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漬仁義之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汝將何以遊于逍遥自在之境乎恣睢縱橫之轉徙變動也即所謂撓挑無極彷徨塵垢之意雖然吾頤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敢窺其堂奥頤遊其藩籬盲瞽之喻言汝無受道之資難以語道無莊美人拗梁勇士黃帝神知之喻言至人有教能使人人失其平曰之所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之義言昔者竅鑿不全今乃息黥補劓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真純返其太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吾師乎吾師乎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整萬物者有時銷殺萬物盡為整齊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滇滇滓滓立于未始有始之先而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若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德若此又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屑為于仁義之端是非之

陸西星曰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又竟顏子學問自傳文約礼中来曰忘仁義等語別是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者流也讀老莊者當見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倒之

焦弱侯曰一篇到此將簡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来求其為之者不得辛帰之于命也已得道則幾乎命芒累不知則窮極天人暢達性命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以處已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宰物而言處已之命子桑是也宰物之命其唯太宗師乎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耶母耶天耶人耶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

命也夫一篇到此將簡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辭促也父母不欲吾貧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求造物皆屬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得一向斷煞曰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已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不知而已然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

求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莫知其然
何人非天　越彼真人
登假於道　生死無勤
修然往来　不悦不惡
自適其適　容與平懷
彼天誰子　曰太宗師
一形無為　有情有信
獨惡乎聞　傳亦不易
及以琴張　彼把来者
子貢守礼　遠自疑始
孟孫善喪　倚歌相和
顏回坐忘　許由惡踸
同于大通　化乃無常

桑户究貧
與天為徒

其命也夫

養所不知

支道林曰真知
能知是以能無
不知帝王之道
无宜忘知以任
物使聰者為之
聽明者為之視
智者為之謀勇
為之悍吾則
端拱而致無為
之治豈不偉欤

内篇應帝王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丁
帝王名者言帝五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
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
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
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天下

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夫高飛以避矰
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蚿之無
知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先見者以見已出經經常道也式義
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已者接
輿卻以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之此非實德不
可以為治然此喪定有商確不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
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占大率類之老子蓋大
道之世人皆相忘于道術故無庸于治而自無不治若心有
心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于吾治之外者抑
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
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
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
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
雖則不外乎所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此
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又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
吾以律令繩之從此便有鐍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
安得而治乎

陸西星曰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故也

唐荊川曰即此所謂篤恭不顯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治矣

李士表曰子居明王之治之問答以忘功善自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二之者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遇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
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為友也足也
殷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而處
虛无之氣
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
何故
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猪訊孔子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向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如
舍李吏刑徒係累之人
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為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
以文見擒
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
以技見籍
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
光耀容
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
民无浔称

賈善翔云以上數章皆以發明篇名之帝王之意

不測而遊于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于向道彊梁者勇于行道物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可此

明王乎此猶及也胥易技係胥者胥徒易技係胥者胥徒易者更番直事技者工技係者胥肆省功此等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來人之田漏取也藉繩係也以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者也勤于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爲耳而可此于明王之治夫明王者布蓋天下之功而似不自已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人莫可逢便民鼈；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一測識之地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不有為而弗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劉須溪曰此章凡七節字字千金

徐巍曰道未氣氣未能世生則猶有世緣也猶有世緣則道未至也故人亦溺以世緣而求汝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與世亢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之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

林希逸曰郭有神巫知人死生禍知謀之上審視時攻其又求國之興衰知謀數術不越乎人為之伪所以用之有窮而无為之王則豈知謀可廢術數可窺哉

陳詳道曰度人經所謂神風靜默山海藏雲天无浮翳日氣朗清一國地土山川林才細平一等無後高下正是此意即所謂社德執杜閉藏不可見也

王元澤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北之地文不犹仰乎此立感之容也机緣而善于彼彼乃見之

李士表曰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我之見感人之見故禍福壽夭之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言之世之惑于相而不然其妄者又妄為之乃以是為真故弃而走也彼至人者踐形于無形之表超于無數之先又惡浮而和哉

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為事無與親彫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戎一以是終

主故人浮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鄭心走畏其言而朕于雄兆生於色而朕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又以道自亢一也故信乎人浮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大之俘死而吹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降視以地文示之地文者藏心於淵將萌生機前于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其不定也曰善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杜者閉義德機即矢機也明日又來則曰子之先生過我也廖矣此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機意蓋壺子修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淵心于虛空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意以踵之踵人之生氣出机入机皆本于此是殆見吾善者机也善机亦即生机猶言好機明日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義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大冲即漠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机亦即生机衡如執圭平衡之衡言氣机之發于行者可見如此而林敲齋直以衡為乎義以為半動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浮太冲莫勝之旨覩之審為淵一段摠攝上三現而言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机發于踵是覩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他日又來神巫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以未始出吾宗即禪家所謂未性道家所謂無神未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蹤而委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顙靡因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

走也於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箇知學箇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已忘物而忘忘也者故反妻爨不知其有妻也介爾如人介爾不知其有已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知其有人事也反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為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玄乎

哉玄乎

訛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既以立乎不測遊于無有選出一段壺子說話此又發揮正意

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客者名之主不為名主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民之實者亦遣而無有此便是名實不入之意無為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得箇集衆思廣忠益人道却說自然而然何思何慮故下為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字是教人禁止之意體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不窮無為則無有也無有即無窮之有故體道則盡于無窮而遊心則入于無有朕即無有也無有即無始有始者也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卻是盡其所受于天者雖名有德實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体亦虛然盡之矣虛的鞋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是字平讀言能任萬感也不復謂不拘來体

鄭子玄曰結以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散為物離無入有會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故儵忽之鑿不若渾沌無心相忘而交化也

李軼音曰儵忽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徒本反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而無竅鑿之迹也故本体不傷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也比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水土

渾沌喻虛無意三帝雖寓言實以虛無為帝者之師也

德也水能流火能熯故名之曰僥忽土冲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簡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宮中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收聽迎視徑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报德柰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故七竅開而渾沌死也

陸西星曰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旨義儒者誦之殊覺刺眼於此勘過許汝抹过上頭關也

徐邈音曰駢拇以下三篇皆一篇文意

外篇駢拇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之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摽取篇首兩字而次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于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

片文字首尾照應而其妙處全在虛字哉乎矣也等其雄持之氣

郭子玄曰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在己之真淳喪矣故舉曾史肉曠楊墨淫性之徧辟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一猶奔慕之舉失其性命之情矣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忌鶴之無容斷續而各不失其

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

淫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辨者黑乕結繩竊七亂句遊於堅白

同異之間而敝跬躉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乎性哉而侈于性者駢于手者拇無用之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后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乎形哉而侈于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感動刻于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義失自道德降而仁義興亡羊始名岐矣

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廢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等諸駢拇一無用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拇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拔也塞壅也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瑟簧曰是人也為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也吾弗可及已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于仁者非欤而曾史是已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意仁義

王荊石曰正正以下皆言道之自然而然不用強為苟合過為增損故無憂也

其非人情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 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也彼正之者獨全其性命之情乎故曰駢於仁義者決非自然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隨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為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為跂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是其性命之真也 故枝仁絰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脛長矣不可斷矣而斷之心悲何者性長非所短性短非所續矣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疣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性者故頌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焉而非自然性命之情仁義者何其憂也多憂為意與噫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為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鳧者無以異矣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看他這般下字）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林希逸曰此以手足起喻見枝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之則憂二句頗同而意實不相類

陸西星曰常然自然也曲者不以鉤以下三段正舉其常然之理

然也 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經庇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謂之性成不待鉤繩規矩也而正者自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于天下也無亦順性為已胡為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為哉此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昫

三十六字為一句

二十九字品節畢

俞者 姬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添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

（自此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為駢以下意同）

天下惑也若知天下有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常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索者兩股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斷也斷則制其性矣侵其德矣既不可斷則仁義又奚連之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惑矣

此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便非常然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

林希逸曰此段拳數子傷性以身為殉亦非當然也

惑之大者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也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何以獨舉有至于易性至于傷性之大者乎

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階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尤著者歟使天下奔命于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易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汚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焉耳之何以異哉

書事之美惡不同而一事則均斗筲最佳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

趙以夫曰天下皆惑吾將柰何遂設喻伯夷盜跖各以所殉為君子小人之傷性一也

李士表曰此論小人與聖人為類伯夷與盜跖為類君子與小

人為類皆是歟仁義

郭子玄云以此係彼為蜀之性于仁猶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于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六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曠乃聰明也故善于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則揖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

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蜀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魯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

五味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淫僻之操而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未明指出己意一衷其性乎仁義分明指出己意

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蜀如蜀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雖通如魯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我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能別淄渑之水蓋古之義如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聰如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者不循外以表真故天物感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恆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見自然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返視而復歸于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僻均矣子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淫僻之操而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唐新川曰末段明刀指出己意信詆太絕尚性無所屬支本冥極非乎物初則駢枝聲洗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于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然之聰明不廢也

焦弱侯曰此篇所論仁義適遮與吾儒殊旨讀者當具別眼

郭象音曰是篇一意語分四節首叙題意以御馬明治民與尚書御馬衔臨民義同而此篇造毫形容馬之性情書怒曲盡其態次借埴陶立論言齊心有為於治而嬰拂天下之性情不若無為而任物之自化也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縻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後有鞭笞之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白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喻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關於義臺路寢也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縻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後有鞭笞之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白適其適者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馬設喻言其適者不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然則治天下之性為哉燒剔刻以治馬蹄而馬不安飽于羈馬卑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達雒與絡通終首曰羈絡足曰羈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

徐邈音曰句法之長短意法之（此三數行意不好解而文字似有精好）

多少字次之增減倘變起結之開闔後心明欵任手而是一字百金

郭子玄曰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為之至故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

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欵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夫埴之就規矩與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無知使其有知必柔埏刻削為戕賊矣度之馬性亦猶是也而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踦匹善治埴木此亦猶治天下者過用其情以傷民之性而反謂之善治者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欵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而衣耕而食人之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比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故天放者曠蕩于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死所與也命曰天放天然自有之中而已以形容潭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戕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矚胖然竝生竝育於大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類孰為異類也又惡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離也同乎無欵是謂素朴欵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大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欵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所庸吾治哉

及至聖人蹩躠別蹩躠薛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

陸西星曰此篇所言至德之世與戴記天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遺者更當合此簡景永

王荊石曰此言有聖人則有斯壞殘樸為器毀王為章以下皆變朴為華并本柔未甚於天去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寶也

工匠則有規矩之至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林希逸曰舉至德之世無知無欲後工立法天下始疑無異伯洛之淫事爭燒剔刻雖以求追風之步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然人自樂以證皇王無為之效後世求治天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晉善蹏曰此段就翻前段大約倘但只用馬馬中增減幾字意義同而詞各有味奇哉

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句解見下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蹏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闔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以馬喻夫馬食草飲水飢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蹏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机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加之以衡扼者車且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顧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俾倪也獨立而俾倪生心以求脫也城曲曰閽馬頭以拒人不受羈勒鷙悍驁也曼奔突也詭衒者詐受其衒竊轡者偷齧其轡言馬之知流於詭謫竊盜變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以況聖人之治天下之容休縣跂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城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爾時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作亂辭

伯樂治馬 馬死過半
民性乃亂 民之真性
素朴乃得 無為無知
安用仁義 道德不廢
伯樂之馬 聖人治民
好知爭利 工匠之罪
詭衒竊轡 聖人之民
迭其純朴 赫胥之世

焦竑曰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竊聖人之圣知仁義以竊其私則聖人之治適足以為大盜據故絶聖棄智絶仁棄义而天下治矣篇中屢用故曰可見段段訳論皆通儒譜之未免跋汗然意却精到不可不深思也胠開也探以手取物也發而開也三者皆盜之

外篇胠篋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支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有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

小者言人將欲為竊國而作防守則又藉其緘縢扃鐍之類固其所謂知者也世俗之所謂知者如此則其於盜至則潔之而趍惟恐其縢鐍之弗固也是昔為小盜防今為巨盜揣矣故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知者多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龍逢斬比干剖長弘胠子亶齧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所謂至聖有不為大盜守者耶何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裔弘子亶四子之忠幾乎其聖者也彼其餒躬殞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緘縢扃鐍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諫裔弘胠而子亶離則何故蓋四賢者未嘗以忠蓋立節故暴君殺之是不忠不足為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準其道以立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蓋聖道未又曷常不法聖人

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裔弘子亶四子之忠幾乎其聖者也彼其餒躬殞身以立天下之防其緘縢扃鐍可謂固矣然龍逢斬而比干諫裔弘胠而子亶離則何故蓋四賢者未嘗以忠蓋立節故暴君殺之是不忠不足為行劫有道其道即聖人準其道以立身盜跖亦假其道以行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蓋聖道未又曷常不法聖人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捨擊聖人縱仝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唇齒然唇不與齒同生而唇之亡者齒自寒魯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圖

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圖趙言由唇齒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道之備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掊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衆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道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道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蓋所以極厭世俗之憤辭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一法立一好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道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陰施而陽受愚隱而就陋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之

諸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竊而何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焉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是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之諸侯其取諸民也猶櫛也之意

孫大授曰此段言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竊盜至妥而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夫大盜既竊聖人之道以得國則人之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賞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蓋至是而聖人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于淵云蓋魚而得淵則毘隱龍匿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取而出之也以況盜跖而得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之法則陰施陽受人不得而議其非矣大抵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

非所以明示天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卻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此為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文云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分明是老子註疏殫殘謂尽太也盡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論此等說話皆不可與為士說之若讀退之原道熟者此書不大無裁矣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曰巧字引老子吾作証亦)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

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煽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承上文殫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棄之也擢折其指也工倕時好人也離朱目明人也玄同二字出老子不樂者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不聽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立其德適足以煽亂天下煽註云火光銷也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柳末法耳

予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之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忘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

呂吉甫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民不往來而自為族是欲種之民其所有資糧而趣則役役之使也其教我也似父其誘我也似予則嘑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希知而后有聖人

齊聖人而后有大盜聖人大盜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趙以夫曰此段備言好智之生亂其罪皆由于好知

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鮮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好知

唐荊川曰此段見好知之過以至昆蟲之物莫不失性是

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育于天也間本不相妨

相妨但以机心生而濁筭置罘之事遂使鳥亂于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螻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弾頰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鮮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曾弋共補猶慘天下之亂戕是之由其罪皆坐于好智故曰好知而無道則天下亂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而要蠢蚑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唿唿唿唿之意唿唿已亂天下矣何媚好知好知舉求其所不善而不知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幸非乎人也所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不自以為善者也求以立異而不知本体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已之非是是謂頡滑堅白鮮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辨特持則爭之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喘要之蠢皆翹之物皆失其性本矣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援而闚只為存浮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何等氣象此老安浮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總以一二語結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佞釋夫恬淡無為之治而悅夫唿唿之諄漫之意不知役役唿唿求治天下而

天下已乱矣結句軟美
有無窮趣味深可咏嘆

外篇在宥

劉鏈溪曰在者只以此身寄于天下使知有我不至于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者彼將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兼禁不分與若是其所見真処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爲人樂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寛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非德也

人者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度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〻爲人樂其性人而樂其性爲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〻爲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出苦字人而苦其性爲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桀不可以對論然其

失民性之常則均爲爲耳猶
之藏穀必爭無論讀傳也
正指治天下之人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
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聖人在上使民如此
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
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脅盜跖曾史之
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
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爲終以賞罰爲事彼
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即以喜怒作譬人大喜則氣併于陽大
怒則氣併于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
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爲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病
生爲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
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紓憤不
如無怒一克一媟雖足以治大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
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蓋
至是而民之失其恒性性者矣失其恒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鷙
盜跖曾史之行
接迹於天下

呂吉甫曰天下
不安其性命之
情則所謂聰明
仁義礼樂聖知
皆非其正不免
乱德悖理而已
八者存亡皆可
言无損益乎其
直湧割而不全
卷束而不舒愴
積而不散囊結
而不解皆所以
亂天下而乃尊
之惜之奈曰以
言鼓歌以舞以
為天下之至真
在是世迷日久
吾若之何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
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
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
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
者乃始變奇倫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
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太之邪乃齋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
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然而性命之情恬惔朴素清靜之中不可着以一物其有聰明
聖知仁義礼樂皆屬歧俪違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
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邪是淫于
色也悅聰邪是淫于聲也何以故人之吝聲有色本於天性

加以聰聽明察則於淫亂悖逆於理也德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亂如佛經所謂金眉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邪是相于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為言耽也技謂伎倆悅樂邪是相于淫也淫謂滋荒長亂悅聖邪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晉以妥能為聖者悅知邪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漸毒則疵詐厉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存可也已亦可也不安其性情之情則此八者乃始鑾卷傖囊而亂天下鑾卷者屈曲不舒之象傖囊猶言捨攘之亂之意也然而鑾卷傖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太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齎戒以言之虔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弟子以是而受于師臣子以是而敓于君父朋友以是而交相勸勉至于竅之噗之鼓之儛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吾亦如之何哉

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季士表曰此段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於字亦文之奇處以身於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已私與之也不以已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后可以託寄天下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變而上蒸之義註云若遊塵之自動而逍遥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旨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此兩句又亦奇理亦正

二句說到而文又奇所以越度語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

火其寒疑冰其疾倪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
其動也縣而天僧驕而系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又後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

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澹素朴者人之真心他今之云云則人之妄心也然則心胥二乎曰妄本無体蓋因真心搖動而后生如水之有波浪息則還經疏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真知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善提成旨同此是知真妄不二即觸境則珠琳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惑為心所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夫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因人起倒愛愁吾憫日夜相奠其係也如因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澹素朴之心化為一段怀奚之態以側媚夫如此之人盡將平生燕喁方正之氣雕之琢之殆幾于尽以求容悅於世故曰淖約柔乎剛強燕剸雕琢斗皆棋排希進之人用心若此故語其煩躁急則熱如焦火語其迅疾則一倪仰之間而再臨夫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可制者其心之謂欤至是而信乎其不可攖也已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
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於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
不勝也堯於是放驩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
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者桀跖上者曾
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
譏而天下哀矣夫德系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
竭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而堯舜則知於是服無胈
脛無毛愁其血氣堯舜之為仁義以攖人心也可謂至矣然又奇不寧者焉
工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堯舜之
勤勞興武湯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
下焉者貪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曾史以至儒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于已
者則喜之而異于已者則怒之奇見於此則以為知無見於

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最曾史為盜跖之先声也

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議人之誣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玄同之德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斲(感既喪溃有餘)斷(斷)鋸制焉繩墨殺焉(殺)椎鑿決焉天下脅脅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其無愧(載)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桀跖嚆矢(嚆)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聖人既不絕以仁義勝天下于是夫不淫已而曰刑戮威天下若斲鋸於是乎天下始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以仁義獎之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矣

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巖岩之下以免禍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罹於法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問噫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接搩者桁楊之管枘圓矩方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又有接搩製桎梏則又招罪矣儒墨之徒恐未洋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以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魯史之行自高自謂免于刑戮而已豈知桀跖亦淫竊仁義聖帝以為盜則是魯史之行適為桀跖之資焉知魯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乎魯史為桀跖之嚆矢桀跖誅而魯史方攘臂焉甚矣其无愧而不知恥也

唐荊川曰為治者罪在攖人心故黃帝問道于空同告以抱神正形清爭長生之要身為本家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

國以之未有身治而国乱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取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

形容一段光景

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侵人之心翦翦者奚足以語至道此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德以見之歸宿原来治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關窓藏也昔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此二問甚矛分曉蓋天地之祖炁也渾混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乎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生宰而調燮之使群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无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如此廣成子言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黃帝之仁至我皆足以攖人仁心而冒乱命大道者無取焉故設廣豪鴻二喻乃治身治国之要樞所謂以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

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前言乃可長生中也后言形乃長生形也此用功次第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于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着已近裏之功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正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旨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窈冥冥之語相為表裏無聲無臭具在吾人若何而体之要富無視無聽收其耳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一祛無離乎意蓋如此盖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体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体者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靜乎勞汝形則不

李士表曰可知可言則非其極地又至于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体無視無听至乃長生則與之入道也

鄭子玄曰人未知道則域于陰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無知則遂于大明之上又窈窈冥冥之門是而窮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其藏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委萬而勿求哉

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陰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閉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体道之至矣然而道有陰陽其耳目也多知為敗泯絕其思慮也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肅肅者發乎天故大極判而兩儀分則陰生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看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卯子云陰陽之精五藏之陰陽永為吾人更還歸

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毋即冊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修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敏脩自謂看莊子頗精到到此漫爾說過蓋緣此老不曾于冊書上究心是以活無印証只得南華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決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于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亭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和即是冊家所謂火候也一即冊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修身則形神俱妙真矣度二千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抱道支曰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常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物即中庸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僕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曉陰陽

深達造化却謂此生有涯安浮長生何見之滿也故浮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為無為上照四非是實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七見光不則為七人則化而萬矣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百昌循言百物人但見其反也便謂有終有極不知是乃失道者耳非所語于浮道者也今吾將為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我罄乎遠我昏乎人其晝冥而我獨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為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當我罄乎遠我昏乎人其晝冥而我獨

存乎（旬鮮見上）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濛鴻濛方將拊髀雀躍而遊

雲將見之儻然止贊然立（對）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濛拊髀雀躍不輟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顓有問也鴻濛仰而視雲將曰吁

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柰何鴻濛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濛（特）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濛鴻濛曰浮遊不知所往遊敖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鬻之群而鳥獸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治人之過也（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鴻濛氣之雲將雲也扶搖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然自失之貌鴻濛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活潑之意看出宛然顓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歟叔天地之精以為正答也不觀乎混沌死于竅鑿大朴散于雕琢知識之以為正答也不觀乎混沌死于竅鑿大朴散于雕琢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故曰浮遊不知所來猖狂不知所往遊敖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鬻掌紛紛泊泊然其作止者耳非所語于浮道者也今吾將為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我罄乎遠我昏乎人其晝冥而我獨

視之意諸解失之

炊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鳶自能飛魚自能躍天真遊行万象一如体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私意知力與夫其間者而朕又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倡往之教矣自以為倡往矣其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身民之故也故謂是則是效朕誠不淂已于民矣頓淂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乱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禽獸之群而鳥皆机鴻則亂經拂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彼我以故化化生生咸若其性今也解別其群便生嗤忌夜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亘相機警乖戾之氣上于天熒禍草木而及昆蟲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前所謂罪在攖人之心者與此同旨

陸西星曰南華一書始終只說箇無為的道理翻出多少議論苟能淂其宗旨則金千万言語皆足一箇印板

雲將曰然則吾柰何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頴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門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見說治人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柰何鴻濛言毒哉僊乚乎僊乚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救藥矣歸矣酒言子姑舍也鴻將屢問鴻蒙不肯遽答者以表矯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謂涵育游優俟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衆也言人心攖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恬惔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有持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漸終非自然故下歟其義墮其形体者去其聲蹔疑之跂之行以杜于下之疑也以息天下之辨也倫與物同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別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涬涬溟溟者無集之始無揔之初先也解心釋神莫然無覩此箇心神二字又當到看解吾忘心則心恭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則莫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夫苟明乎物物者

附公矣予嘗謂看千卷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玄乎

唐荊川曰形軀合天同者形容與天地無異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天則群脊不足復有之觀有觀無則任其獨生也

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乎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夫九洲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實至有也是謂獨有之人至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嚮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游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頡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已無乎得有有觀有者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又起一言頡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物而賦形嚮之隨叩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所懷以配天下處乎無嚮而寂以待感行乎無方而因人變化挈天下而適道復之撓之以遊無端出入無旁既無端矣烏有終卹曰與日無始則悠久可知矣烏有始卹既無始矣烏有終卹既無終始則悠久可知盖大人之教將挈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頡論其形軀則與大道胞合無間故曰合天大同而无已故以有為有者為有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之君子盖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輔而言仁義禮樂紛紛滔滔皆自有生有則會有緣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觀天地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獨有之人則詭觚與於此也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畢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淡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

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莫非朴敬之器聖人之備物以致用可不仔乎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体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乎事雖微緩然皆事之所當為者不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可乎兼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聯屬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禮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過積則加厚無已故礼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其言有為之法佛抖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雖向鉛中作於此會而通

土元洋曰承上觀有觀無之說恐人截然分有無為兩段盖有無道器本不相离無是有中之無有是無中之有南華此論學吾學學未始不同

之方知三聖教聖人宗旨不殊至于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于有為然而無有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也蔑則一矣而不可以不易也一謂元分一而易焉則變易以從道矣大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然無覰莫即冲漠無朕之意覰即人之識神也夫盈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之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沌沌混混常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一竅而沌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康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闕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窺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心毒天下乎柳宗元部囊駝傳意蓋本此一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的道理生出多少議論高觸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付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看千卷毋書不如讀在宥一段玄乎妙乎

唐荊川曰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上則面許多說話皆矯世俗俗之談人多以為異已就此便說世俗之人喜因已而惡異已也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系成而萬爻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系知也

世俗之人皆喜夫人之同乎已而惡乎人之異乎已也

也所以喜者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出于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猶夫人也昌嘗慫出我也既同出于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以穆妥自已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多矣故因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為已之聞見同出于衆人矣不得而議于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為已之聞見同出于衆人矣不得而議技抑又爻矣蓋古之君子爻高天下之見者決不隨俗以決從遠如孔子遠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于已之是矣曷嘗求同于世俗哉即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又曰絕之棄之大是駭俗又敢曰衆以寧所聞是徒攬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是其見猶夫衆焉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而不僥倖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如知之則又不徇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者行矣

抹道夫曰此段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綱紀天是物也

孫大復曰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于天而不聰明者悲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

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柴高矣大乎富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訖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謂莫測神而為焉中有為所謂親無天地之交者觀此而已即是而觀南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世之譚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通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故聖人觀於天而系助成於德而系累出於道而系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講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乱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齊不助則為而不期高而自高出于道而不講無心變異則應鮮異而一自如會于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于仁而不居于仁也薄于義而不積薄者迫近之義言近于義而非集于義也應于禮而不講講之義言節于礼而不拘於禮也直已行事而不讓與民畫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乱恃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物而不去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則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貪着其事則不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于德德則不通于道矣不通于道者安往而不窮哉故曰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

李頂曰主者天道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上也臣者人道所當所在也君

任無為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三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之逸之所不可同日論之也

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看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

讀者宜詳味之

外篇天地

此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終莫能易卻于有云老莊二子千古棟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見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也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生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篇末言大愚大惑固亦可以為浮謔浪世俗之語切中今時曷士之病

陸西星曰此段言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无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篇末言大愚大惑固亦可以為浮謔浪世俗之語切中今時曷士之病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此四句最妙而語亦純粹）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觀於古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

郭子玄曰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昇告尹喜之言無心冯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況于鬼神乎

李士表曰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代道体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優載万物君子法天以体道不可以劑心為劑心者去其智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君子明於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

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子路同孝子自証苦旨與老子略同）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稱謂定而人君之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使事之義明矣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門于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調性命之真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為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為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二則兼于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于德矣德則兼于道矣道則兼于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二之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劑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体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体道不可以劑心為劑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天矣天何謂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網紀萬物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衆善悉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体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沛乎其為萬逝也逝謂往而歸之

焦竑曰此段亦至當不易之論而章法句法奇妙特甚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王刹石曰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來吞之累此為割心之極致欤

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至尊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貴也不樂壽不哀天不榮通不醜窮而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已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已處顯富有四海而不為尊貴尊為天子而不與焉也若天所顯則吞之其明之謂乎明如中庸著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訛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以鴻語其感也漻以寂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故金石有聲不叩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非聲之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往也即是而觀道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訛能定之也

鄧子玄曰王德者以德而王天下者也事寢以彼而不着於事性真不蔽而知通神明故其心之應感酬物付形所謂虛而不動而念出者雖其辭不同太以意解之理或可明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德廣其心之應物

心之應物

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齊為事相之中故曰齊物素朴素也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居澹寂寞無為未嘗沉着於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竅鑿自爾精明瑩徹載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況著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己夫王德之人無心于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于天則謂之曰道則立之本原也立於己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

原立矣立其德而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立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王德以下而王天下者也素朴以下辭頗類道今下姑以意解之詠在不遠

呂吉甫曰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修遠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透下意来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甫不可視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聞超夫聞見之外而行夫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有不以祇聞見而遂無深莫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處上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有而採取皆缺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実小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修遠當作遠近或作遠近亦得

呂吉甫曰此寄明得真之所由言用知不足以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

得真領明與詬夫真冥遠象罔得之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即真也

唐荊川曰莊子設此一段以見道非聰明言語可求只在無心得之玄珠者道也知知識窮未明察也與詬言辨也象罔無心也無心得道止矣而禪宗更有上一機關真謂無心猶上一重關此則清經所謂無無亦無者更當理會

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無心而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充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屘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綽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南面之賊也

充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屘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　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綽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南面之賊也　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下而問齧缺於許

由圾與岌同圾乎殆哉言危也缺之為人益恃其聰明聖知之資竅鑿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鑿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雖善又相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智慧逞其辨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后人故曰本身而異形恒知而火馳徑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勝束縛不知自如故曰為物綏大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人性矣故曰物化而行始有恒此皆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後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又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衆父矣而不可以為衆父父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兄即祖也母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為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衆父然而本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又且足以戡定禍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捷率若北面之適以禍之南面之遣以害之耳蓋君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信乎其不可也

李順曰撰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于物封人三祝可謂厚矣而堯皆不欲之即此不欲之心便是有意即非自然也故封人教以處之之道蓋行夫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

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于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

林疑獨曰鵲無常居墩仰毋哺鳥行虛空過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三昧人處

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富壽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达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即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倪倪乎耕而不顧

闔與盍同落荒廢意倪ゝ勇壯貌

陳詳道曰然莊子所以屢称無於初者何哉物者未生而浔生得生之誰而充上不資于無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浔此生矣又何營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吻鳴吻鳴合與天地為一純沌同於大順

此段究極生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還歸復之要泰初也無名即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始初造化之始

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父自無名上推出箇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体勘便硬將朱子作証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浔無始之上復有無ゝ一是雖窮蘇張之舌亦不能辨看南澤者自雖吐去糟日聞見將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ゝ者以主張于滇滓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即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即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ゝ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浔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追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闢往来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之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者有形ゝ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肖自然之儀則謂之性故修性者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体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修性者貴反于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即泰初

王元澤曰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已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句應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又非其所以也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已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夫子指孔子治道謂之出之道若相放可不可然言不為異說所淆也言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於衆可衆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又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又察焉衆惡之又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辯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雖折堅白昭昭乎若揭日月矣而懸之乎不知夫子之所謂折衷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非聖人而能之乎

聖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胥相直事係謂君肆計功此皆勞心休形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蓋始也以才藝名天而終也以才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狌便捷之後為人所愛則又係之扶之故大以拘縶而愁思後自山林而就捕鳥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乎既又名曰無心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者衆是無心矣而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無體而人踐其形一凡民耳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

陳碧虛曰可不可然不然飾知以求異也離堅而之辨若懸字高空使衆咯然也以妄相易以技相係疲困形伻驁休心神猶猧犬被繫綴狙入檻皆因技能而致患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休心者也執狸之狌成思狙之便自山林來立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之初同乃虛者神返于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修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大初無之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啄而鳴啄鳴而合此穀音也胡無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淳如穀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緡緡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問意蓋如此自是則謂之玄德而同于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以以已私與之也

修性返德
其道如此

賤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竊鑿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觚與形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于人哉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收亦收衆生亦生衆廢亦廢衆起亦起雖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夫天其名為忘已忘已則入于天矣入于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于天矣而又曰入于天者何譬之善相忘于淵而後能入于天矣此謂之聖人也已矣

劉槩曰又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上宰視多矣如是則吾不能無疑焉

蔣閭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若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訛敢不輯季徹扃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轍則又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覩覩闇然驚曰勉處危其觀夫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勉覩覩闇然驚曰勉

畫神也　弁曰民不窺聖人之迹則成賊心而進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遺堯帝而不為喜見霍之教民而惟先之溟涬然第之而繼其後哉欵同于德而心居則無為而萬物化矣

孝土表曰夫用之所用者乃淳備也斯人欵修淳備而抱一至古夫其全百也子貢聞其假修之說而服之未知

也汪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頗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揺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鑿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第之哉欵同乎德而心居矣

（註）謂蠅虎進退多驚

（居）謂各得其所安覩與靦同易曰震來覩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溉溶溶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觀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純白者之同乎
大也此宋榮子
之德未足以為
全德子貢之迷
以於斗人若列
子之心醉于季
咸也孔子以其
背今向古修遺
世事故知其非
直渾沌徒知修
吾抱瓮之朴而
不知同時仕物
之易也夫直渾
沌都不治也豈
以外而異而偏
百所治哉借孔
子之言以明渾
沌當全如此

事有機事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
神生不定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
貢瞞然慙俯而不能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
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
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圃畦圃之有
界限者井即

今之塘坳鑿隧所以近水而酌瓶者大人抱甕灌畦可謂勞
矣而羞為子貢之械捷以機心存則方寸擾
雖而不純由不純故不白也白也曰如虛空生白之白蓋本体純
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轗軻
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神殘神不定者
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此機械之心世俗之人
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自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心
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諱而不肯為宜夫子貢瞞然而慙矣

趙以夫曰獨弦
哀歌以賣名聲
言高調以振衆
于于下也界畔
界疆也自處于畔
隅也假修渾沌
氏之術假託也
託于白渾沌之
術混沌大極也
識其一不知其
二專一而無二
也治其內不治
其外治夫已自
忘夫物也是丈
人者明白而蹈

失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
蓋將緣師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已之所為不言可知
弦哀歌高其調以振衆于天下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
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黜聰之意言恨其機心而不
用也庶幾謂幾于道無乏吾事即無落無事之意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
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
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
求成用力少成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
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
知其所之泛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
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譽然不顧以

素無為而罷之朴体性抱神以遊于世俗若也賜之學宜不及此固將驚之矣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皆不能識也其驚之也不亦宜乎

林希逸曰明白入素無為復朴体性抱神以遊世俗者真混沌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于世俗而民然無迹豈又使汝驚我渾沌玄同就能識之也俗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李士表曰行其數為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矣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者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任其自為故

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夫聞性道之充貨殖德中之日妄意窺測以為聖人之道若是非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況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子貢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徒不然謂今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乘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泛民而浮游不知所求得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蓋所謂功利机巧叉忘夫人之心矣械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之不之若遺于天下之口矣而謷然不顧也雖舉天下之非譽而無能益損於其中茲不謂全德之人乎我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

及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于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

也

郭子玄曰德人者以下居無思至不知所自從是全德之人如此

曠職也扶桑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紓其情實而人無浮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大俱至惟動丕應倏忽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三四星曰上神百神上昇而日

顓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所謂不思美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其道也而乘乘兮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歸也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

共利之為悅共給之為安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

顓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以身寄託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身故超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迷迷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不知其所歸也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

知其所

此謂德人之容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

范無隱曰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卧狂談之與用師值時異耳未有勝負于其間也均治則顓各足矣復何為有計虞氏之德而誰以為君哉

月之升久乘于下也盜神旁雲氣挾日月而遊乎不測之景故能以此

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工神者神工也而曰用之雲氣挾日月而遊夫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為軀殼所累則又烏能倒景下視虛明洞煥廣漠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也何謂照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意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物錙也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于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于中歸于中則昏昏默默與冥涬者等故曰是謂混冥

所謂修混沌之術者修此而已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之藥瘍也秃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

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

許無兇之言哩也且天下皆患創乱故求虞氏之業操業修父其色燋然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也

李順曰自其迹觀之雖伏羲燧人狄不得為至德之也自其心觀之則虞氏武王之治沙虞人所謂至德之世也

色燋然聖人羞之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讓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離之言罹也仍去聲讀言周武皆亂而後治者去至德亦遠但時段議論矣故設無兇滿稽一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擾罹此補稽蓋欲以推尊虞之所值不同不得專彼也以故無兇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吞亂萌矣故虞舜藏仁要人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孰分明也於是滿稽因無兇之言而求醫孝子操藥心非不善又不各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烏耳矣故曰有虞之藥瘍也委而施髮病而後治不若不治而治也若无病不藥之為善此皆亂而後治不若不治而治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寫出一段上古風氣以見

有虞之不然堯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怜君雖有賢能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拘忌之嫵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焉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恩行無畔崖故無迹也事無欵故無傳也斯民也何有為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說詳議其間也哉

孫大雅曰世俗之言未足為定論也然就世俗之所謂論諫而加以不肖之名者不未久若其已無定子而一依于世俗而終身為道人諫人何邪

孝子不諫其親忠臣不諫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諫之道諫已謂已諫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諫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諫人也自常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自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諫其君親使人不

陋于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以為諫諂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此其又然無足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不然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與不肖之臣子諂諛于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喜其與己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世俗之當可頤厭於親而尊于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于又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又然也今世俗之所謂已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佛然作色而不肯受乃隨俗苟同終身導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肯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世俗固無見矣君子可容無定守耶

李顒曰合飾裘詞一段分明訓貶一時衆洗謂道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草冬空談而無實行者歟以愚又而適以自愚至不悲乎止蓋深有所激而憤世之辭

合璧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合璧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欺人之易曉飾辭者不欲直遂文於潤色之不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衆而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徒衆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年鯉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有所激而憤世之辭

楮伯秀曰以行如喻如三人同行適東有一人欲西不過一人惑耳猶有可致東之理二人惑而則惑者勝矣徒勞而不能至也

郎子玄曰此段又以樂為喻蓋天皆惑于俗言予雖欲有析嚮

亦不可得矣

劉須溪曰厲人生子恐其似己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之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知厲人矣欲人迷之而得乎之言不必之

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卷之耳所樂歆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揚皇華則聞之莫不嗟然而咲蓋祈揚皇華里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于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借言之勝招之也衆人皆惑于不反為大惑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而二重重惑而所適不得亦勢之足也以況天下皆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聞以行素履之頑其庸可得而強人以必行則我反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故莫若姑舍是而不推推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哉此者和同之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敢絕望於衆生憂世愛人之心胥如此者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

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慢中賴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鴟鴞之在于籠也亦可以為得矣百年之木木之堅好者也一則破為犧樽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棄于泥塗同廣異遇矣美惡固有間矣其失性一也跖之暴戾恣睢貪得忘反其天性一也曾史之謹修其身以非笑跖為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徇名一則徇利均失其真其盖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着其事有生之害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講於復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則樊籠之

西方曰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其徐不足命矣苟欲盟緡徇名徇利不同均失本真者也

林道戊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盖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寧而莫之逆妄境在前靈源自濁以至吉子貨之良皆羊為穿之職磨者生不惑哉此君子所以善于畜也

陸西星曰以因為得者若楊墨之苦盤誰為者也比之鴟鴞鳧鷖則非性薄之而寢之亦甚矣

鳩鴟抑亦可以為得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鵕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榮又有三一者蘊榮二者錯亂

三者梗礙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鉏視窮欵者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衣帶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榮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鵕冠搢笏紳脩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枝柱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于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于衣帶之纆繳睆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歷指而受刑與猛獸之處囊檻而落檻者抑亦可以為浮矣蓋戲劇拘儒之甚詞萬世之下猶有遺其譏呿者方壺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曰

玄古之君　事藝道德
乃蕪於天　無為自然

大下逝焉　獨閟獨曉
窮生明道　神禹讓德
時手可聲　至德同初
覩而之賊　堅白離分
南而之賊　大聖之治
子高退朝　而弟滓溟
封人請祝　假修渾比
性命祖根　上神乘光
可否然蹄　徹卑蒐論
枝胥怵心　鳧形銷亡
若昏若愚　魯猶踉臂
執大成思　天下大威
若性蕩民　失性窮跂
大人漼畦　知通於神
入素復朴　金口以明
混滇昭曠　睨之天冥
穡彼周師　齧缺配天
導諛苟同　困可謂得